

700
720
23

校學範師北臺

趙宗預著

絕版書

修養國文  
(二)

世界書局發行



趙宗預著

修養國文

世界書局

印行

登記總號	3800	
分類號數	700	720
書碼	23	

民國46年大學圖書館收存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 編輯例言

- 一、本書文字內容著重修養，修養材料，以時代潮流爲背景。
- 二、本書文字技術，比第一冊爲繁複，而作法解釋，亦比較詳細。
- 三、本書文字內容，有類於人生哲學者，但文氣仍保持流暢雄健本色。
- 四、本書文字內容，有根據著作人經驗者，或比古人所說，更切實用。
- 五、本書文字雖出於著作人一人之手，自信文法方面，尙無雷同。
- 六、本書中幾篇長文，布局結構，曾用一番功夫，與普通文章，似不相同。
- 七、本書適合於大學生，高中學生自修之用。
- 八、本書一再試用，尙覺滿意。

目次

- 一、性格型之研究……………一
- 二、血型概說……………六
- 三、治學要點……………一一
- 四、知者無不知也而當務之爲急……………一四
- 五、居必擇鄉遊必就士……………一七
- 六、學莫便乎近其人……………二〇
- 七、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二四
- 八、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二八
- 九、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三二
- 一〇、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三五
- 一一、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三九
- 一二、世故……………四三

- 一三、人情……………四六
- 一四、忍氣論……………五〇
- 一五、德慧術智恆存乎疢疾……………五四
- 一六、功業見乎變……………五七
- 一七、訥於言而敏於行……………五九
- 一八、無財作力稍有鬥智既饒爭時……………六二
- 一九、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六五
- 二〇、寧爵毋刀……………六九
- 二一、詩十六首……………七三
- 二二、致曲……………七七
- 二三、知言……………八五
- 二四、觀人……………九一
- 二五、不朽論……………一〇二

# 性格型之研究

總起

天命之謂性，性有格，格有型，性格分型，爲道不一，心理學家以質分，生理學家以

血分，而修養學者則又別爲外向內向二大類，要皆未能盡符科學方法，不足爲定

提本文要點

評。我姑就人生哲學之立場，區性格之型爲五：才德並懋者上也，德勝於才者次也，

才勝於德者又其次也，有德無才者爲下，有才無德者斯下之下矣。

論德

恢廓大度，渾無崖岸，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眈眈其德，淵淵其心，望之儼然而卽之。

也溫，而聽其言也厲。詩曰：溫溫恭人，又曰：溫其如玉，君子人與！君子人哉！其所見者

遠，其所持者大，讐讐焉。是以經天緯地，而不自矜也，不自伐也，不自持也，亦不自見

也。好將將而不好將兵，然而才者樂爲之盡忠，智者願爲之竭慮，勇者爭爲之効死，

才德二小節總收

才高如此而德廣如彼，斯人也，得天獨厚，靈秀所鍾。子輿氏有言：五百年必有王者

進一層

興，實則才德並懋者，千載或無一人。苟有其人，固不僅爲一國之禎祥，抑亦人類之

推一筆

福星。雖然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人人勉爲才德並懋之型，以評作結則刻鵠不成，尙類鶩也。

秦誓曰：若有一個人，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

之。以言其德，恢然廓然，百川之匯海也；溫如柔如，萬物之宗師也；藹如純如，人類之

慈母也。精誠感召之力，渾厚廣博，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稽之史乘，自來中

外領袖之所以完成偉業，功勳彪炳，名垂竹帛者，十九蓋德勝於才之人。其爲人也，

無己而卒有己，無功而卒有功，無名而卒有名，謂之至人也可，謂之聖人也可，謂之

神人也亦可，人類之瓌寶，非斯人之與而誰與！

才氣橫溢，翹然獨異，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事之未至，先見朕兆，易曰：知幾其神乎！

易之所謂神，卽聰明睿智之謂也。發強剛毅，是以有執，艱困既至，挺身奮鬥，不撓不

屈，有進無退，利不能誘，威不能脅。處他人之所不敢處，爲他人之所不敢爲，其精誠

之所及，可以動天地，泣鬼神，雄才大略，人皆仰之。其律已也嚴，其處事也果。常人之

德，未嘗不備。徒以寬裕溫柔，不足以副之，其於萬物，不能兼收並蓄。中庸有言：譬如

合一筆

引證起

排句法

總寫

③

再寫德

以贊作結

筆法與第 二 段同

① 第一排

② 第二排

引證

頓筆

另起

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德如天地，乃能生而不有，爲而不持，長而不宰。以才勝者，固無此玄德也。莊生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才士也夫！我於才勝

引古語作轉

以發作結

於德者亦云。

和平中正，不激不隨，其於人也，公而不黨，易而無私，不忤不爭，藹然君子，有是非

之心，無是非之言，有抉擇之智，無抉擇之勇，其仁能取與，而強不足以守之，故可與

樂成，難與圖始。用人得當，未嘗不能有所成就，而豐功偉業非所以語於斯人。不幸

爲令佞所惑，但求苟安，不求進取，供人利用，傀儡自甘，如瞶如聾，振發失效，終且趨

於敗壞而後已！於此可見有德無才之人，成敗全在輔弼，匡直之功，蓋不可須臾離

矣。然而諍臣諍友，得之非易，長惡逢惡，比比皆然，言念及此，能無懷懷乎！

聰明靈俐，便口捷捷，其於人也，應對如流，傾蓋如故，可謂有交際之才矣。其於事

也，洞察幾微，順應中窳，可謂有處事之才矣。其於物也，與時推移，屢食機利，可謂有

用物之才矣。於是交遊廣，大利獲，世共稱之曰成功人。夷考其實，則瘠人肥己，因私

用物之才矣。於是交遊廣，大利獲，世共稱之曰成功人。夷考其實，則瘠人肥己，因私



害公，以利益增高其地位，以金錢裝飾其人格，屬其下者不敢言而敢怒，當其盛也，前一層聲勢煊赫，炙手可熱，然而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及其衰也，一夫作難，而大局全非，有才無德，十九凶終，左證至多，不遑枚舉。即在社會亦受其荼毒，其才愈大，作惡愈深，足一筆然而叔季之世，以此相尙，流風所扇，舉世靡然，狂瀾既倒，大力莫挽，詩云其何能淑，轉筆作結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詮註

①天命之謂性，見中庸，天賦之於人的叫做性。

②心理學家分人性爲胆汁質，多血質，神經質，

黏液質四種。

③分血型，見血型概說一文。

④望之儼然幾句見論語。

⑤此係逸詩，見荀子，有德

行的人溫厚恭敬，其人如玉。

⑥不自矜幾句見老子道德經，矜是矜其才，伐是伐其功，持是持其長，

見是見其能。

⑦王者與句見孟子，其意人才與世運有關。

⑧秦誓見書經，大學二書，這幾句描寫

有德的人寬宏博大。

⑨自西自東詩句見孟子，四方遠近的人無一不心服。

⑩無己無功無名見

莊子，就是忘己忘功忘名。

⑪都見中庸，詳解見拙著力行的哲學。

⑫見中庸，詳解見力行的哲

學。

⑬不偏激，不隨俗。

⑭匡其不及，直其枉曲。

作法

本文第一段先作總揭，以後分五段寫，就布局說，是先總後分法。第二段先寫德，次寫才，又轉入

德，是分重輕法，開合起伏，波折頗多。第三段引古人語作起筆，文勢寬厚，接用排句，文氣更闊大，再用總寫法作束，又用分寫法暢氣，融化古人語，不見痕跡。第四段起筆，與第二段相同，却用排調，分二層寫，述玄德一意，雖佔地位頗多，仍是賓位。其實此段以聰明睿智，發強剛毅，寬裕溫柔三句作骨幹。第五段用褒貶法，作短距離開合，點出主意輔弼二字後，以慨歎作結。第六段分三排寫，「於是」「夷考」兩轉，便作奔放筆，是有意學過秦論，以示餘勇可賈。

## 血型概說

裘<sup>直起法</sup>先生作霖遂於醫，一日余與縱談性格分型，先生之言曰，輓近世醫學益進，人之性格，有決於血型者。血型之說，濫觴於美邦，而漫衍於天下，有所謂 A B 型者，其人之血球備有凝集素原 A B，而血清之中無凝集素在。惟其備有凝集素原故，祇能輸其血於本型而他型俱無適焉；惟其無凝集素故，各型之血，俱能直受之而無害，有取無與，有得無失，而其人<sub>一</sub>之性格，亦爲狡猾無信，因利乘便者，有所謂 O 型者，其人之血型，適與 A B 型相反，以血球<sub>一</sub>中無凝集素原也，可以輸其血於各型<sub>二</sub>；以血清中備有凝集素也，無以受他型之血，有與無取，有失無得；而其人<sub>一</sub>之性格，亦爲敦厚忠純，不格不忤，與 A B 型判若天壤已。有所謂 A 型者，有所謂 B 型者，血球<sub>一</sub>之中，各有凝集素原<sub>一</sub>，血清中之凝集素亦如之，惟 A 型之所有，適爲 B 型之所無，B 型之所有，適爲 A 型之所無，故此二型之血，雖可輸於本型及 A B 型，而受人之血，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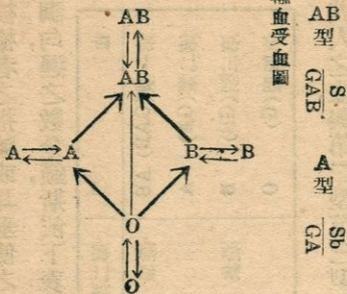
<sub>中合法</sub>

<sub>合敘法</sub>

惟本型與O型，然其人之性格，各有獨特之處，A型之人，剛毅果敢，發揚蹈厲，其志既立，堅貞不拔，中庸有言，衽金革，死而不厭，其斯人之謂與B型之人，婉轉靈捷，如脂如韋，善與人交，久而能敬，折衝樽俎，不辱使命者蓋斯人也。

血型

輸血受血圖



AB 型  $\frac{S}{GAB}$

A 型  $\frac{Sb}{GA}$

B 型  $\frac{Sb}{GB}$

O 型  $\frac{SAB}{G}$

若夫檢定血型，此醫學家事，言其方法，亦至簡易，以A型B型之血清各一瓶，以

爲標準，用詞法一，用動詞法二，用動詞法三，用動詞法四  
 精拭被檢者之指臍或耳垂使之淨，於是針刺其血，滴於標準血清之旁，以火柴梗  
 彼此調勻，遲之數分鐘，斯依下表視察屬於何型，不爽毫髮。

血 型	第二型標準血清Sb	第三型標準血清Sa
第一型(GAB) AB	凝集 (GAB + Sb)	凝集 (GAB + Sa)
第二型(GA) A	○	凝集(GA + Sa)
第三型(GB) B	凝集 (GB + Sb)	○
第四型(G) O	○	○

蓋：其人之血，與第二型第三型俱凝集者爲AB型，不則爲O型。與第三型凝集，而  
 第二型則否者<sup>敘法二</sup>A型也。與第二型凝集，而第三型則否者其爲<sup>敘法三</sup>B型可知。藉<sup>總說</sup>A型B  
 型兩種標準血清，即可判定四種血型，其爲法簡易而精密，科學方法之可貴有如  
 是者！

裘先生之言，無一字無來歷，余深佩之，因而深思至再，以爲人之性格，錯綜變化，或非四種血型所能盡，如能用孔子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之說，參以孟子眸子之方，而又視其舉止，聽其語言，審其相貌，讀其文章，論其字體，殿之以血型，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則其人之性格何若，將焉廋哉！語云兼視則明，觀人之術，不可偏廢，我於述血型之說既竣，抒所見以諗達者。

詮註

①凝集素原是給血標準。

②凝集素是受血標準。

③衽金革二句，見中庸。猶言馬革裹屍，雖

死不懼。

④駭藏。

⑤猶言由多方面觀察，則所見必明。

作法 從開頭先生之言曰，一直到裘先生之言，無一字無來歷，都是述人之意，因而深思，方是作者主張，意多文簡，注重洗鍊功夫。且在本文原是輔佐地位，如作充分發揮，便有枝大於幹之病，此文章布局之不二法門。本文連用四個有所謂，是文眼，但四個有所謂，却分三層寫，在形式上求其有變化，在文法上是分敘合敘。惟此種科學文章，分合不能隨便，遣辭造句，殊非容易，求其文雅變化，便易失真，求其真實，便易呆板。「輓近世」取自史遷，「濫觴於美邦而漫衍於天下」此種句法，取自蘇氏族譜引。兩用惟其一正一反，主旨在點出性格。述O型，忽用排調，故作尺幅千尋之勢，並以串合法作結。

文氣便流暢。述A型B型，先用比較法，分清血型，再用分承法，分清性格，引用成語作說明，便覺有古  
文氣息。述驗血法更難有變化，本文著重用動詞法，用敘法，以求靈活，做科學文章，欲求信雅達，其難  
可知。

# 治學要點

直起法

治學有道，得其道，則事半功倍；失其道，則白首且無成。其道維何？總提有本有則有

的。先收其放心，求合其需要，治學之本也。以秋之善變，其誨二人奕也，一人惟秋之

言爲聽，一則以爲鴻鵠將至，將援弓繳而射之，故學之所得，卒不相若。蓋放心不收

則不定，不定則不靜，不靜則不安，因果所繫，誰能外此！雖然，此非放心之不可收，亦

非其力之不能收，更非其心之不願收，無收放心之具耳。夫人之收其放心也，既不

能以利誘，又不能以力强，觸發需要，如饑渴之求飲食，如是而已矣。或曰：人之生莫

不有欲，欲之與需要，名雖異而實則同，何以猶有不能收其放心者？蓋所學在彼，而

所需在此，彼此枘鑿，桴鼓不應。大學以知止教人，可謂得其本矣。惟知止乃能發憤

忘食，樂以忘憂。夫治學而至於忘食忘憂，精神昇華，終生不輟，學猶有不進者乎？故

曰：先收其放心，求合其需要，治學之本也。

結筆

頂進一層

合

合

開

開

仲說

仲說



治學有本，乃求其則，得其體系，能下批判，治學之則也。言爲心聲，而文字之於言，尤其精者，惟其精也，故文近而旨遠，文簡而意賅，非好學深思之士，雖背誦如流，亦且食而不化，由博反約，含英咀華，又豈好讀書而不求甚解者，所能幾及之哉！足剝繭一筆，在求端緒，韋編三絕，夫豈徒然！至於批判，其難尤甚，反筆信口雌黃，絕無根據，固不足道；依旁門戶，以甲排乙，則亦入主出奴之見耳！轉正也有真知，具灼見，批判之言，放諸四海而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又豈粗涉樊籬，輕下斷語者，所能幾及之哉！然而治學非如此，是猶欲入門而閉之也。故曰得其體系，能下批判，治學之則也。轉

雖然，明消極批判之餘，必有積極之建設。仲說前人發其端倪，而我能完其體系，此我之心得也；前人或有遺漏，而我能加以補充，此我之心得也；前人或有誤會，而我能與以改正，此我之心得也；綜合各家之說，而別其異同，而類化貫通之，此亦我之心得也；以今證古，使古義符合於思潮之所趨，而絕不牽強附會，此尤心得之至可貴者。轉

然而治學之所得，非以彰身也；反筆非以炫人也；非以自娛也；合將以求致用耳。易稱君子

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學爲致用，於此可見，非然者，雖有心得，亦不過空談已耳，空文已耳，空談空文，無之奚損，有之奚益，故曰：有心得，能致用，治學之的也。

串結法

青年治學，或有其本矣，未必有其則也，或有其則矣，未必有其的也，三者不備，則雖窮年累月，鏗而不舍，學終無所成，其能不望洋興歎，半途而廢者，蓋亦鮮矣。

詮註

① 梁秋，通國善奕之人，見孟子。

② 知止而后有定，見大學，止就是目的。

③ 發憤忘食二語，孔

子自述好學，見論語。

④ 孔子讀易至於韋編三絕，韋就是牛皮。

⑤ 放諸四海……不惑，真理顛撲

不破，語見中庸。⑥ 君子先求用世本領，靜待機會到臨然後發動。

作法 此文以本則的三字爲綱，每綱各分二目，第一第二段布局相同，而文句各有變化。第三段結筆相同，而起筆不相同。本題意義頗多，故用正面寫法。第四段用串合法，打通全文，以文筆簡潔爲貴。文中多用開合法，文勢便易流利，並時用疊句，以壯文氣，學步極易。

### 知者無不知也而當務之爲急

知所以利行，知愈廣，行愈利，行愈利，則成功愈大，在個人則名以立而身以顯，在

總起

擬接

推

合

社會國家則光明大啓，而幸福日臻，知之爲用既若是其重且大，則人之求知固當

惟力是視，孜孜矻矻猶恐不及矣。蓋知之爲知，至廣且博，卽終生求知，亦不過得知

之百一，孔子之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職是故耳。彼一得自封，淺嘗

引證

承

開

卽止，妄以爲升其堂，入其室，已盡知之能事者，豈僅不知知之爲無盡藏，抑且不知

知之爲用之重且大矣。或曰：莊生不云乎？我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

開

承

斷

開

殆矣！我又何必窮求不可盡之知，以自困哉？曾不知莊生之意，固未嘗阻人之求知，

特以此警覺世之安於小知者，使利用其一寸一分之光陰，一絲一縷之能力，盡用

於求知耳。不然，莊生何以發小知不及大知之言耶？惟小知之不及大知也，故必求

轉

承

擬接

其大知，大知之知，其知無極，則莊生之力主求知不懈也，蓋灼然矣。且也知所以解

斷

承

進一層

困，我嘗聞以無知而困矣，我嘗聞以小知而困矣，未聞以大知而困者也。則今日雖困以求知，亦所以嘗小困，而免來日之大困，是非計之得者乎？引證孔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困之所知，固無異於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也，我又何爲困之爲憂哉！

明雖然

人生不過數十寒暑，而知之爲知如此其廣且博，我之不能窮知，勢也亦理也。

我惟有從無窮之知中，擇其尤重要者而先求之，而先知之。知之於行也，其關係

有，近有遠，有疏有密，關係之近且密者，必重要於遠且疏者，則我之求知，宜以近者

密者爲先焉。所謂近且密之知，果何物乎？曰當世之務耳。我而不知當世之務，則雖

學富五車，猶是博古而未能通今也，博古而未能通今，其何以利我之行，何以建我

之功？名之不立，身之不顯，猶其小焉也，而社會國家之光明，將何以大啓，幸福何以

日臻乎？子輿有言：知者無不知也，而當務之爲急，此可爲我人求知道之道矣。

然則所謂當世之務者，果何指乎？我身從事之職業，此當務之一也；我身寄存之

社會，此當務之一也；我家托庇之宗國，此當務之一也；與我宗國息息相關之世界，此亦當務之一也。職業之知，分承日新而月異，苟不求知，則我將落伍矣；社會之事，千變而萬化，苟不求知，則我將被擯矣；宗國之前途，我家安危之所繫，苟不求知，則我將無以盡我之天職矣；世界之演變，宗國安危之所繫，苟不求知，則我將無以存宗國矣。當務之急，其急如斯，我安得不先我之所急哉！反筆不此之務，而惟知求遠者疏者之知，是之謂不知務！

詮註

① 略有小得，即故步自封以爲已足。

② 升堂入室句，見論語，謂已有澈底的研究。

③ 見莊子，

涯，就是邊際。

④ 灼然，就是明白。

⑤ 見中庸，聖人得天獨厚，故不學而能知，中人學而能知，天資愚

魯者則必勉力苦學而後能知。

⑥ 墨子出門，載書五車，就是學問極深邃廣博。

作法

第一段從知之用，逼出求知之要，或曰一開，文氣便闊，拈出一個困字來生發，曲折盤旋，絕無平

筆。第二段做題目下半段，一開，一合，一反，與上段相應，文勢既足，遂點題目。第三段是本文精要處，先

用排句，次用分承，每一分承，都用反結，總束後，用反筆結全文，文勢戛然而止，便見筆力。

居必擇鄉遊必就士

籠照一個鄉字是籠照起法

鈞是人也或爲君子焉，或爲小人焉，是豈天賦之有殊哉！而且君子美名也，人盡

宕筆

進一層

曲一筆

好之；小人惡名也，人皆惡之。然而惡之而不能去，好之而不能得者，非君子之不可

點主意

伸述

得而幾，非小人之不可得而去，蓋不善假於外耳。人之人格附麗於意識，意識之高

反筆

下，人格貴賤之所由判；而意識之爲物，雖生於內，而實成於外，無外爲之假，則意識

遙接法

不成，人格不立，塊然而已矣！在外者有處有與，處也與也，人終生與之偕而不可須

反筆

臾離，無與則踽踽涼涼，孤陋寡聞，無處則孑然窮居，寂如墟墓，尙安有生人之趣，又

應起筆

安得謂之人哉！人既不能無所假，則所假以成人者，不可不審，假得其宜，則資雖庸，

反寫

力雖弱，是猶麻中之蓬，不扶自直，假失其宜，則質雖良，智雖聰，是猶蘭槐漸澹，根且

引證

爲芷。孔子曰：里仁爲美，孟子曰：引而置之莊嶽之間，雖日擇而求其齊，不可得矣。孔

洗發引證語正寫

子尙擇鄉，孟子重就士，鄉擇其仁，士就其德，處與俱得，則成爲君子不難矣。鄉不擇

反寫

仁，遊不就士，處與兩失，苟非學養有素，安能並處而不洩！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惟聖者能之，此固不能望之衆人也。誠以浸潤之力，似弱而實強，似微而實顯，一薰一蕕，十年有臭，而況意識未立，人格未成，或爲君子，或爲小人，正待假於外乎。

雖然，我何以知其善而假之，知其不善而舍之？是非之分，善惡之辨，我之識力，蓋

有不足。夫鄉之仁不仁，士之德不德，有外相焉，有內情焉，得外相易，得內情難，外相

之所得，往往非其真，違其實，我受其罔，而居之而就之，則爲禍之烈，有不能盡言者。

實則世變雖亟，而公論未泯，奸佞雖多，而正義不絕，鄉之仁否，士之德否，自有公論。

苟得公論，則得其鄉，得其士矣。且也有德之士，必居仁鄉，邑號朝歌，墨子回車，里名

勝母，曾子不入，名且不可假，而況其實乎？鄉卽不仁，君子居之，則默然而喻，潛然而

化，苟爲小德，將如川流，苟爲大德，莫不敦化。君子之於鄉，固有左右之力焉。故我不

患無鄉可擇，無士可就，亦不患我識力之不足，而獨患我不知擇鄉，不知就士耳。鄉

不知擇，士不知就，而徒好爲君子，恥爲小人，是猶惡醉而強酒，惡濕而居下也。苟卿子有言，居必擇鄉，遊必就士，一則曰必，再則曰必，是不特示我以修養之南針，抑且深戒我無稍遲疑，無稍猶豫。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履與視與！在我而已。

詮註

①言借外力取外物爲我幫助。

②見論語，言磨之而不碎，染之而不污，卽能處惡環境中而不

變其質的意思。

③典出中庸，言有小德者將如水流的灌溉萬物，有大德者則能將澆薄的風氣化

爲敦厚，都是改善環境的意思。

作法

本文以物質決定意識之唯物論爲據點。第一段用籠照寫法，此種起法，有兩種方式，一是鷹隼

盤空式，大氣盤旋，筆力雄健。二是曲徑通幽式，迂迴曲折，絲絲入扣，本文是取後一式。第一段在逼出假字前，安排許曲折，隨即從假字點出處與二字，爲鄉士二字之影子。第二段先述假的真相，再從認識上生發，是寫擇字就字，是文之精警處。最後將鄉士二意，打成一氣，在題目上，是深一層看法。末後寫必字，是作者出奇致勝處。



### 學莫便乎近其人

總起法

人不可以無學，而學必從師遊。爲學所以明理，明理所以達用，用世蓋人生之的也。惟以事物之理，十九存於事物之中，宣之於文字者，雖爲賢哲心血之結晶，要

曲一筆

轉

一氣滾下

轉過人字

轉

再過人字

過事物之理之十一，而其十之九固不能以文字宣，而且世界之演進，無時或息，昔日之所獲，大半已成陳跡，事物之理之最近發見者，十九存乎當世賢哲之胸中，而未遑以文字傳也。故我人所亟欲求得之事物之理，不能求之於文字，而當從師遊。彼鑽研故紙，以爲己盡求學之能事者，宜乎其學之不能達用也。故曰學之必從師遊，理也亦勢也。

推

斷

點人字

不寧惟是，師之所有者，不僅明事物之理，猶有人格焉，精神焉，道德焉，思想焉，凡

推送一層

此四者，皆我之所欲，其裨益於我者遠在事物之理之上，必俱有所獲焉，庶足以因應萬事萬物而無不如意。且也人格精神道德思想，莫不附麗於師之身而不可離。

進一層扣住人字

我而欲建設人格，改造精神，培植道德，長養思想，必須親近其人。薰陶既久，乃能收潛移默化之功，決不能效優孟之學、孫叔敖，徒習其聲容笑貌於旦夕間，故曰學必從師遊，而遊必假以悠久之時間，理也亦勢也。

我之爲學，用意既若是其重且大，則孰可爲我師，擇之不可不審。或曰：三人行，必

出求師

聞

有吾師，我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我。實則一長之師，師而友者也。我師其人，交相

合

轉入正意

切磋，交相問難而已矣。其上焉者，亦不過就有道而正之而已矣。今我之所謂師者

蓋異乎是。學不邃者，不足爲我師；學邃矣，而未嘗有明效大驗者，不足爲我師；有所

試矣，而人格有玷者，不足爲我師；人格高尚矣，而思想落伍者，不足爲我師；思想前

進矣，而道德不能適於現實者，亦不足爲我師。我必求備此數者於一人，則擇師之

轉論求師方

舉例

宜審，蓋亦明矣。然而心誠求之，假以時日，豈遽無人舜隱於畎畝之中，傳說隱於版

築之間，膠鬲隱於魚鹽之市，孫叔敖隱於海，百里奚隱於市，當今之世，盛德全能之

師，隱於農工商賈中者，不乏其人，患在我之不能心誠求之耳。

既得我師，必隆禮之，親近之，隆禮則師心安，親近則師情洽，心安則無去思，情洽

出待師法

分承一

則知無不言，卑辭厚幣，隆禮之謂也，彼口惠而實不至者，必不足以安其心，彼挾富

分承二

貴以驕人者，必不足以安其心。朝夕與共，出入與偕，恭而不狎，敬而不瀆，親如父子，

總束

歡若家人，親近之謂也。以禮羈之，以誠動之，我知師必首肯之，曰孺子可教矣！我之

提筆

於師也，必以爲當世完人，言可爲我法，行可爲我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信心既堅，

轉提

愛慕自摯，模擬之惟恐不肖，心革而人格精神道德思想，無一不與師俱化，然而賢

出久字

如子貢，猶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我之師

未必不若孔子，而我之賢必不及子貢，以此存心，則終我身不肯與師離，而我之所

應起句

成者大，而事物之理之明徹，抑亦未矣！

詮註

① 舜隱於畎畝之中數句，見孟子。

② 言語謙遜，報酬厚重。

③ 口上說得十分動聽，而不實地

償報。

④ 狎，即過分親近而不講禮貌。瀆，冒犯的意思。

⑤ 見了有崇高德行的人，心中十分景仰。

作法

本文著重近字人字。第一段論人不可不近，却從求事物之理，與事物之理之所在逼入，立意便

深刻。第二段提出人格道德精神思想，發揮所以近人之主旨，結筆與第二段相同。第三段論求師，一面提具體標準，一面提出誠心以求，却於開首先說三人行，必有我師作反面扣擊。第三段論禮師，分承隆禮親近二意。第一承用反寫，第二承用正寫，我之於師也一句作提筆，亦可自成一段，是論信師，處處與上文呼應，結句直應起筆。此題本極平庸，非從近字加意生發，必難出色。至前後呼應，不使平筆，爲作文不二法門，但方式萬變，不可拘泥。

###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

一句立柱法

環於我身之外者皆物也。物莫不有力，其力之强者，足以移我志，懾我心，餒我氣，

我既不能超脫於物圍之外，又不能驅物使與我絕，物之與我，始終爲與而不能並，

非我役物，卽物役我，我能役物，則我爲主而物爲奴，物而役我，則物爲主而我爲隸。

我爲主則物聽命於我，而爲我服役；我爲隸則我支配於物，而爲物之牛馬走。役於

物爲小人，役物者乃爲君子。雖然同是物也，何以在我則役於物，在人則役物？此非

物力之有強弱，而我之力不若人耳。人之力強，故能勝物，勝物故役物；我之力弱，故

勝於物，勝於物，故役於物。夫所謂力者，非拔山舉鼎之謂也。我雖有拔山舉鼎之力，

以與物遇，則我如枯朽，其敗也必矣。我必有精神之甲兵焉，精神之堡壘焉。有精神

之甲兵，始可以攻物；有精神之堡壘，始可以自守。能攻能守，則勝算可操矣。雖然同

是人也，何以在我則精神之甲兵弱，精神之堡壘脆，在人則銳且堅焉？此非先天之

承

二折

轉正

承上起下

分承一

分承二

頂進

斷語點題

轉進

曲一筆

點文旨

以伸述作結

曲一筆

轉正

轉進

曲一筆

有優劣，我之先天未必不如人，人之先天未必優於我，乃修養之功有淺深耳。修養

點文旨

之功深，則精神之甲兵強而堡壘固，不則弱且脆矣。夫所謂修養者，非求其周旋進

曲一筆

退之節也，非求其應對迎送之儀也，重道義而已矣。修志意而已矣。道義者精神之

點文旨

甲兵，志意者精神之堡壘。道義重則破物力而有餘，志意修則物力不能入。重道義

再作

智之事也，修志意，仁之功也，智足以知道義之然及其所以然，則我之道義成矣。非

伸述

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

舉證

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伊尹有此精神之甲兵，故能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

度筆

幣爲哉！我之道義既成，則信仰自生，信仰生則人生觀立矣。人生觀既立，則我之志

總束

意，蓋有金城湯池之固。有此道義，有此志意，其又何患乎富貴之淫，貧賤之移，威武

緊一層

之屈古之聖人，不肯枉己以正人，辱己以正天下，我雖不足與古聖人比，亦不願爲

寬一層

外物一動我心也。夫如是，物誘之而我志不移，物困之而我氣不餒，物脅之而我心

熾起曰

不懼，不移不餒不脅，則物惟有屈膝於我前，而惟我命之是聽焉。是故外物之力不

結筆

足慮，我不能致力於重道義，修志意，以利我之精神甲兵，以完我之精神堡壘，爲可

憂耳。古人有言，人皆可以爲堯舜，我亦曰人皆可以役物，然而芸芸衆生，十九皆爲

收題目上句

開轉進

役於物之小人，貪夫殉財，比比皆是；熱中之士，乞憐權要，平日慷慨激昂，臨難求苟

點文旨

免；是誠可怪已。雖然，是不足怪也，無人師爲之導，無諍友爲之輔耳。赤手空拳，日與

物搏，是彼衆而我寡，我弱而敵強也。其役於物，蓋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也。荀子曰，

以點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我尋其本，而知所自戒矣。

題作總結

詮註 ①雖把天下贈他，把四千匹名馬贈他，也不稍搖動，語見孟子。

②介是小錢幣，就是微物不肯

妄取，不肯妄與，語見孟子。

③人皆可以到堯舜，語見孟子。

作法 本篇著重物字，在物慾亢進時代，應該有此認識。第一段用一句立柱法，承後連用兩折，轉入正

面，表明物我不能並立，再從不並立上生發，連用兩承，提出君子小人用斷語點題，這是題面文章。用

雖然作開筆，轉進一層，提出我力之弱強，強弱對勘，文勢較緊。再用夫字作提筆，一面結束本段，一面

開出下段。第二段用轉筆開頭，用開筆轉進，提出修養之功，提出重道義修意志兩點，加以生發，以引

證作結，是正面文章。第三段用度筆法，既字必須注意，本段提出人生觀三字，是第二段補充文字，著

重君子役物一句，就題目論，亦是側寫法。第四段轉入小人役於物一句，提出人師諍友兩點，最後正式點題作結。本篇用一層緊一層法，每進一層，提出一個意思，運用開合筆法，成功層層疊障，最要緊之點，文氣必須流利，文字必須深入顯出。



### 時詘則詘時伸則伸

易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不能屈，則來不能伸；往者之屈，不爲屈而屈，乃爲伸。引證起法

而屈，屈爲伸之代價，伸爲屈之結果，屈爲伸之金聲，伸爲屈之玉振。屈之與伸，相通而相感，相感而相成，相成而利生，雖謂屈之始，卽伸之始也，亦無不可。不觀夫尺蠖譬喻乎？先屈其身，然後能伸，一屈一伸而行成焉。雖然，我苟爲屈而屈，則以屈始者將以屈終，屈旣與伸絕緣，必不能相感，不相感，必不能相成，不相成，又安有所利！雖謂屈之始，卽亡之始也，亦無不可。雖然，屈伸相緣，人之情也。屈之日，如能不忘來日之伸，而以動處之，而以伸爲的，則屈者形式，伸者精神，屈者在外，伸者在內，在外之屈，蓋所以蔽其伸，蔽其伸，蓋所以護其伸，護其伸，蓋所以使人不見我之伸，不知我之伸，而淡焉忘之，則內在之伸，可以安然滋長，伸之勢日盛，伸之力日強，時會旣至，則脫屈之形式而現其伸之眞面目，是故屈者伸之變，而伸乃屈之化也。雖然，時會之爲

物，我雖有法以促其早成，而不能任意操縱，伸之變程竟矣，而形格勢禁，荆棘載途，

當斯時也，我如不顧一切，而出之以伸，則橫暴之來，受創必巨，我受巨創，必須將息，

求速反遲，求進反退，有害無利，智者不爲。要惟合有韜光養晦，無臭無聲，致力於時會，

之促成，其上也，靜待自然之變化，其次也。譬之蛟龍，蟄居深淵，不吟不動，但求存身，

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不易乎世，不近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

違之，確乎其不可拔，龍且用時，況在人乎？我而求伸，必先效龍，大勇若怯，大智若愚，

此處非其據者之所有事也。老子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我之伸已可必，又豈

肯與之較一日之短長哉！雖然，屈伸之時，爲義至廣，運用之妙，全在乎我。六月之息，

既發，振屋拔木，走石飛沙，燕雀遇之，惟有縮頸斂翼，退藏於密，一若大難之將至，惴

惴焉不可終日。而大鵬當之，則昂首揚眉，展翮奮起，搏扶搖而直上者九萬里。同是

息也，燕雀以屈，而大鵬以伸。阨主意當陽九，大地玄黃，君子遇之，以爲天地既閉，賢人宜

隱，然在英雄則以爲大陸龍蛇，風雲際會，失此不圖，噬臍何及！君子之所屈，正英雄

之所伸，英雄之才大，故用時尙變。君子之德厚，故用時貴常。時變則凡百失經，動蕩不定。白雲蒼狗，誰能方物。英雄才不世出，壯志凌雲，不顧得失，爲人之所不敢爲，以爲之者少也。故獲伸之機會獨多，豐功以建，偉業以成，昭如日月，不足以比其明，崇如泰岱，不足以比其高。時常則凡百保其經，維繫不失，綱紀秩然，於斯時也。君子量其才以求世用，策名委質，至死靡他，則亦足以立其功，成其名焉。故變時多英雄，常時多君子。起下文人我之時雖同，而我之長各異，就我之長，察時之宜，而屈伸可定，固不當隨人屈而屈，隨人伸而亦伸也。彼一屈而不敢復伸者，固不知用時，貿然求伸而終不能伸者，亦不知用時。荀子曰：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時之爲義，亦廣矣哉！引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自來成敗得失之林，誠芸芸矣，而考其所由分，其在時乎！其在時乎！

隨再伸述時義

點題目

開

總結

詮註

●金聲爲奏樂開始，玉振爲奏樂結束。

●形格勢禁，就是環境不許可。

●六月之息既發數

句，見莊子，息就是大風。

●白雲蒼狗，誰能方物，就是說環境變幻多端，無人能捉摸得住。

作法

本篇分六段，第一段引證作起筆，伸述屈伸相成之義，第二段以轉筆作接筆，爲題之反面，與第一段作正反對照，第三段仍以轉筆作接筆，轉入題之正面，提出相緣二字，連用三個蓋所以，文勢絕不鬆懈，闡發形變質變，比第一段爲進一層說法，第四段再用轉筆作接筆，著重時字，在文意上是緊接上段形變質變，認定時爲形變要素，第五段還是用雖然二字作接筆，本篇連用四個雖然，有開有合，越轉越深，本段著重時之運用，提出常變二意，第六段用挺接法，著重時與人之關係，點題後，疊引兩證，用其在時乎，其在時乎，重嘆作結，作文在用意，有意貴安排，才能曲折透達，順次井然。

###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憂患足以喪生，而有時轉足轉以全生者，非憂患之有所不同也，處憂患者之得其

總冒法

折

道耳。安樂足以全生，而有時轉足轉以喪生者，非安樂之有所不同也，處安樂者之失

分承一

其道耳。同是憂患也，逢此憂患者驚其凶醜，懼其嚴威，而氣以餒，而智以閉，不思所

合

以挫其醜，殺其威，而惟股慄危懼，始則繞室徬徨，計無所出，繼則將伯頻呼，奧援不

分承二

至；終則神志頹喪，引頸就繫，如是而不喪其生者，未之有也。同是憂患也，逢此憂患

總束

轉下

者明其所自而不驚，知其所趨而不駭，識其所逝而不懼，於是運其智慧，振其精神，

計出萬全，謀定後動，其進也疾如潮湧，其守也屹如山立，其神凝，其意堅，其氣銳，其

力強，能制憂患，而不制於憂患，能乘憂患而不乘於憂患，多方以應之，多策以亂之。

轉下

於是憂患之勢，由盛而衰，由衰而竭，憂患之威，由張而殺，由殺而盡，如是而我之生

總束

猶不保者，亦未之有也。故曰憂患足以喪生，而有時轉足以全生者，處憂患者之得

應起句

其道耳。

接筆

若夫安樂固人之所同欲，安樂既得，以爲今而後莫予毒也，於是志日懈，氣日

開

轉下

消，智慧不復用，精神不復振，目盲於五色，耳聾於五聲，口爽於五味，心狂於貨利，安

樂之毒，一時並發，雖欲不喪其生而不可得矣！不然，安樂雖得，而其志不懈，其氣不

總束

轉

轉下

消，深自警惕於禍福之靡常，戒懼之心，罔或稍怠，則今日之安樂，正所以厚其奮進

之力，壯其奮進之胆，張其奮進之氣，行見如虎之傅翼，無堅不摧，無攻不克，功勳於

總束

是乎彪炳，聲名於是乎洋溢矣。故曰安樂足以全生，而有時轉足以喪其生者，處安

總起句

樂者之失其道耳。

轉入題面

顧人之恆情處憂患易，處安樂難，人之於憂患，雖下愚亦知困心橫慮如蹈春冰，

分承一

如履虎尾，憂患一日不去，其心一日不安，苦思冥索，必得當而後已，易曰其亡其亡，

引證作結

繫於苞桑，此之謂也。人之於安樂，雖上智或不免沼視溟渤，而杯視江河，沈湎於目

分承二

引證作結

前之安樂，不惜麻醉其身心，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孟子知

用容筆

法出題  
其然也，故伸警世人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我人讀此，其亦知所以處憂患安樂之道乎？

詮註

① 懼其嚴威，就是畏懼其勢力之大。

② 將伯頻呼，就是求救於人。

③ 莫予毒，就是無能害我。

④ 老子有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澁，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幾句話。

⑤ 春冰

薄而易碎，蹈虎尾易遭虎害，就是戰戰兢兢不敢有所懈怠的意思。

⑥ 視溟渤如沼泊，視江河若杯水，即輕量天下事的意思。

作法 本篇文字淺顯，共分三段，第一段用總冒起法，分二節承述，都用「如是而……者未之有也」

作結，再應起句收全段，第二段用若夫二字作接筆，度入安樂，於是二字一轉，不然二字再轉，一反一正，結筆仍應起句，第三段用頓字作接筆，入本題正面，闡發憂患得生，安樂偏死之義，以點題作結，立意措辭布局都極平常，最易學步，而提高青年處安樂時的警覺性，振作處憂患時的奮鬥精神，尤為修養上的重要啓示。

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

君子之言行不問難易，惟求其當。

一字立柱法，

苟有當也，

正

雖難不避，雖易不忽。

苟

非當也，反易且

不爲，况其難乎？

進一層說，

夫所謂當者，當於己，當於人，當於事也。我之言行，俯仰無愧，此當於

己也；我之言行，識者共許，則當於人矣；我之言行，中倫合理，不偏不依，斯可謂有當

於事。一言一行，必求備此三當，不肯以苟焉處之。夫我之言行，所以必求其當者，蓋

以我之言，宣之於口，聽者動焉，發之於文，讀者感焉，彼此相應，捷如桴鼓，視聽所關，

出入至巨，古人有言，一言興邦，一言喪邦，邦之興喪，且係我言。孟子曰：發於其政，害

於其事，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故我之言行，必求其足爲

世法，足爲世則。夫我之言行，欲求其當，要惟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顛沛必於是，造

次必於是，慥慥爾以終我之身焉。夫庸者不易之謂，言行而不可易，斯謂之至，以其

至也，故可用，以真可用也，故可通，豈僅乎通，抑且有得，以用之有大小也，故通有廣



狹，通有廣狹，故得有多少。庸言庸行之近者，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可以能行，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不能焉。我惟有致力於庸言庸行，一以成己，一以成物，又何肯以苟難之行，苟察之言，自欺以欺人哉！

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我弗爲之矣。索隱之言，苟察之說也，行怪之行，苟

引證

難之行也。苟察之說，一無所當，徒以反人爲實，勝人爲歸耳。苟難之行，一無所當，徒

以驚世爲實，求名爲歸耳。擁資巨萬，而不厭糟糠，此苟難之行也。俗人或許其儉，識

分承一

者必斥其齋，身許權要，而借交報仇，至於皮面抉目，此苟難之行也。俗人或許其好

勇，識者必笑其殉私，身居顯貴，而必使其腓無腠，脛無毛，俗人或許其勤苦，識者必

結筆

譏其矯情，以此驚世，適成其爲怪物而已。鄒衍談天，窮極浩渺，苟察之說也。俗人或

分承二

驚其博，識者且笑其誕，惠施多方，言易人意，苟察之說也。俗人或喜其新，識者終斥

結筆

其妄，以此反人，卽能獲勝，而其言固無足稱也。言行無可用，無可通，而無所得，雖曰

總束

難矣察矣，亦不過苟焉而已矣！

若夫名標，言行之果耳，言行俱當，則言行之所傳遠，所造深，成己者大，則成物者溥。名者實之寶也，我將爲寶乎，則先求實至，實至則聲成，實大則聲宏，苟無其實，又安有名，卽有其名，必不傳世，卽能傳世，亦祇苟傳，則又何必以名之苟傳也而欺世以盜之，沽釣以取之，是故爲苟難之行，苟察之言者，蓋皆不知苟傳之名之不足取也。君子固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求名之心，人所同具，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儒家且以求名爲孝之終，然而立身行道，爲求名之本，出之以苟難，出之以苟察，則立身行道，已失所據，名之爲名，海市已耳，蜃樓已耳！荀子有言，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此可以深長思矣。

詮註

① 捷如桴鼓，就是反應極快。

② 草上之風必偃，就是說在上者有所言行，在下者立卽仿做，正

像草過了風而臥倒一樣。

③ 索隱行怪，就是追求不重要的隱微以爲知，作怪僻之行以爲高。

④

反人爲實，勝人爲歸，就是言行與常人相反，以此求勝於人。

⑤ 皮面，就是披面，也就是將面皮毀壞

使人不識。

⑥ 腓無胾，就是下腿無肉。

⑦ 鄙衍談天，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他談世界之大，匪夷所

思。●惠施多方，見莊子天下篇，他所談如卵有毛，飛鳥之影不動等等，往往非常人所能解。●成已成物，見中庸，就是成全自己，成全大衆。

作法 本篇著重言行名三字，言行二字平寫，名字側寫，第一段用一字立柱法，提出一個當字，先正後反，連用四個夫字，分四層寫，第一層提出三當，第二層伸述其所以然，第三層伸述求當的方法，第四層伸述庸義，又連用四個故字，分作四層斷，以反繳起句作結。第二段以引證起，轉入題之正面，剛發荀字，分兩段承，各作一結，總結仍繳到上段用通得三字，將題面難察苟一齊點明。第三段用側接法，度入名字，先論名之成，是言行之果，再論名與實之關係，先正後反，反筆連用幾個卽字，一層深一層，再與上文行段拍合，第一轉是開筆，提出好名之心，第二轉是合筆，提出立身行道，將言行名打成一氣，點題作結。全篇局勢緊湊，無一閒筆，意在指示青年對於言行名應有之認識。

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生斯世也，爲斯世耳。爲世故用世，用世故求可用之具。其爲具，一爲學問，二爲經驗，三爲學力。學問得自讀書，經驗獲於實踐，而學力則學問經驗融合之果也。我之求知，以至爲的，知至自然有得，有得則力强，力强則資之深而左右逢其源。非然者，所知雖多，而所得不真，而凌雜無章，卽或不然，則亦生吞活剝，食而不化，能得其宏而無以含其英，咀其華，反繳上文既無所得，又安有力，既無其力，又安有用，則知與不知，其實相若，又何貴乎有知哉！故我之求知，浸之潤之，漸之漬之，棄其糟粕，啜其英華，以此英華化爲活力，夫如是求知之道，耳聞不如目見，目見不如研索，而研索又不如實踐。耳聞所得，爲時雖速，而印象不深；目見之者，得其真相，而未明其內蘊，必也出之以研索，乃得其詳，然而未經證驗，不過理論，苟欲明其曲折，驗其得失，以完成理論之體系，而成爲學力，蓋有待乎實踐矣。

雖然猶有辨，求知之道，非可以廢聞也，非可以廢見也，非可以廢研索也，於此有

分承一

人焉，躓而復興，蹶而復起，繁而不能亂，亂而不能惑，綜其一生，可謂可泣，如火如茶，

斯人也，固不世出之奇材，人類之瓊寶也，我得接其警欬，聽其言論，足以開我蓬心，

分承二

立我懦志，而聞果可廢之哉！於此有人焉，博聞強識，學富五車，無有遠近幽深，遂知

來物，似無思也，似無爲也，感而通天下之故，神以知來，知以臧往，斯人也，固並世之

神龍，人類之明燈也，我得親其几杖，聆其教誨，成材成器，惟此是賴，而聞果可廢之

分承三

哉！周遊天下，名山大川，故發爲文章，雄健奇偉，爲萬世宗者，蓋有之矣；親歷郡國，而

分承四

得其利害，爲治平之本者，蓋亦有之矣。見之益我若是，而猶可廢之乎？至於研索，自

來學問家，莫不三折肱於斯，以孔子之聖，其讀易也，乃至三絕韋編，其不當廢，何待

進一層

多證！且之三者相互以相成，以目見爲求知之門，與則耳聞可以補其不足；以耳聞

爲求知之途，與則目見可以證其實際；以研索爲求知之路，與則見聞可以爲稽。然

而學問爲一事，學力爲一事，見聞研索之所得，學問也。我之學問雖博，而於事物，惟

知其何故使然，未明其如何使然。我知其何故矣，進而求知其如何，則當致力於實踐，學問必經實踐，乃能成爲學力。自來學問家往往藐視徒有經驗之事業家，以爲行之而不著，習焉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卽有所成，亦不過因緣時會，倖獲富厚，固猶是無足稱許之衆人也。故當其盛時，雖或聲名藉甚，不再瞬而寂然無聞，沒世則與草木同腐耳。我則以爲學問家而徒尙理論，難符實際，人將斥我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雖著名文，無裨社會，爲完成理論故，爲發揮主張故，爲澤加斯民故，必須致力於實踐，費十年之功，而驥騰人上，俯視徒有經驗之事業家，行潦已耳，坵垆已耳。荀子曰：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此非薄見聞研索之知，而勉學問家從事於實踐也。學問家而能以用世爲務，則今後之世界，將爲學問家之世界。彼徒有經驗之事業家，苟能勤求學問，尊師重道，則所得之知，有經驗爲之證，而抉擇無不當，而致用無不審，然而彼且以富厚炫人，又安肯以學問爲事？學問家乎！試細讀荀子之言，而一反前此之鄙薄實踐，項藉曰：彼可取而代也，亦至堪

## 玩味者矣！

詮解

①含英咀華，卽得其精萃的意思。

②躓而復興，蹶而復起，卽幾經挫折失敗而能繼續奮鬥。

③行之而不著三句，見孟子。

④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二句，見論語。

作法

本題著重行字，本篇先認清聞見知行四種方法，都是求知方法，而知的內容，應該包括學問經

驗學力三種，第一段闡發題面，將見聞知行四種方法所得的知，描出一個輪廓，而比較其所得的深淺，第二段以雖然二字作轉，才是本篇的精警處，聞字作兩段承，起結相同，見與研索，各用一段承，寫法又不相同，再用且字進一層，寫三者之互相爲用，又用然而二字轉入學問與學力，漸漸歸到行的重要，指出學問家應有事業，事業家應有學問。

# 世故

事無涉於己排起法；雖明知其不然，熟視之若無覩，腹非則有之，終不願出諸口，惟老於

世故者能之第一排；事無涉於己，雖有詢其意見，亦復唯唯否否，虛與委蛇，終不願出是之

非之言，惟老於世故者能之第二排；事屬於己，責無旁貸，顧亦慎重請教，不願自專，惟老

於世故者能之第三排；是非利害，所關至巨，而在上者之意見，與己不同，乃亦唯唯否否，不

贊一辭，惟老於世故者能之第四排；新不間舊，少不加大，大者舊者危疑震主，後患堪虞，而

在上者是否已存斷腕之心，尙在未定之天，則亦無所可否，靜觀其變，惟老於世故第五排

者能之；其於人也，或賢或不肖，知之審，辨之明，而平時交往，一視同仁，賢者善之，不

肖者亦善之，以彌合歡，以調海內，惟老於世故者能之第六排；其於事也，或大或小，必多方

考察，計出萬全，不激不隨，用規折矩，惟老於世故者能之第七排；蓋世故得之於經歷，挫折

至再，乃知其故，知其故而思所以應付之道，謂之經驗，以此經驗，應此世故，雖無大



功，要：免挫折，斯之謂老於世故。

夫：人<sup>提筆</sup>世有表有裏，其表平易，其裏複雜，表其形式，裏其內容，形式易知，內容難明，

不明內容，無以應世，橫遭顛蹶，事固宜然，內容蓋世之故也。夫世之故，其成也漸，歷

史既長，根柢自固，而其爲力之厚，斷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打破。生斯世也，爲斯世

也，我既不能超脫世外，又無力與之頑抗，要惟有明其故，而思所以順應之，能順應，

乃能利用，能利用，乃能控制，故明世故，非以求降伏，非以求妥洽，乃以求利我之行

耳。或者<sup>反筆</sup>不察，見老於世故者，直斥之曰老奸巨猾！其亦不明世故之真相矣！入世既

久，艱苦<sup>伸述</sup>備嘗，好勇鬥狠之氣漸消，不顧一切之念遂泯，前此以老於世故非人者，今

且力求世故之真相，而惟恐不逮，然而創巨痛深，言有餘悸，苟有人焉，爲之耳提面

命，若者爲世故，若者爲應付世故之道，入世之初，雖不能必其應付裕如，或不致格

不相入，以其朝氣，運此大道，則其人之成就，寧可限量，而無入不自得之愉快，又豈

言語所能形容！

我：這一層

我以為最理想之辦法，深明世故者，居中策畫，發縱指揮，未明世故者受命而行，

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串敘作結彼以其智，我以我勇，剛柔相濟，

碩果可期，伸述蓋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未明世故者，必受命而

行，乃不至於亂，乃不至於狂。亂也狂也，失敗之根也，苦痛之本也，結筆則世故之不可不

講，講之不可不明也，寧待多言！引證作結古人有言，入國問禁，入境問俗，夫所謂禁，所謂俗，蓋

亦世故之一端，彼以世故為不負責任之異名者，其亦不明世故之真相矣！應上文

設註 ①無入不自得，就是無論何種環境都能善以處之。②好勇不好學數句，見論語。③進了一

個國家，必先問它的禁忌戒律，走進一個境界，必先探明它的風俗。

作法 第一段用排起法，連接七排，結句完全相同，以闡發世故二字作總結。第二段用夫字作提筆，先

點明內容是世之故，再用夫字作提筆，點明通世故的用意，用或者二字作反筆，點明反對通世故者，

結果亦不能不講世故，徒然吃許多苦，然後指出世故必須先期通透。第三段進一層，點明通世故者

居發令地位，不通世故者居受令地位，從工作上學習世故，是最妥善的辦法。青年都吃過不通世故

的苦，讀此文當知所以通世故之道。

# 人情

天下之最微妙者，莫若人情。其爲體也，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其爲用也，得正

總起法

分承一

分承二

情則胡越爲一家，失其情則父子成陌路。胡越一家，是謂得道，得道者多助，父子陌

反

雙勸法

路，是謂失道，失道者寡助。多助則人無不順，而事無不成；寡助則人無不叛，而不足

以存身。故我之入世，學識其次也，能力其次也，技術其次也，其至要者，在乎通人情。

第一結

第二結

故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者，無他焉，人情之通塞爲之也。

側重用字

人情之用，有精有粗，言其粗者，人皆能有行焉，言其精者，雖上智亦有所不能焉。

我姑舍精而言粗，而情之粗者，亦復廣大無垠，爰擇其至淺易者，縷析之，或足爲學

轉

者涓埃之助乎？懷才不遇，顛頓狼狽，辱於庸衆，困於衣食，時機未至，所如輒阻，我能

第一層

第二排

識其材，而拔之污泥之中，登之衽席之上，力足以提攜之也，則不謀於衆，不詢於親，

結筆

寄之重任，引爲腹心，使其學其才，其見其經驗，有充分發揮之機會，斯人也有不發

奮爲天下雄，以報我知遇之恩乎！力不足以提攜之也，則諒其敗以安其心，慰其勞第二排以感其心，而又多方鼓舞之以振其氣，我雖不能使之富，使之貴，而盡我之心，盡我開之力，以爲之助，則人之感我，且大於能富貴之者。史乘所載，奚止千百，患在我之未結筆肯致力於此耳。

第二層

緩急人之所恆有，人之所急，我能挺身而起，毅然引爲己任，苦心焦思，爲之設法，

要句法

進一層

淡如也；四出奔波，爲之盡力，淡如也；費我金錢，爲之先後，淡如也；甚或不憚冒危難，

第三層

爲之營救，則事之成不成，可以不問，而其人之感我，蓋逾於父母矣。有時人之所急，

結筆

原至微細，或爲家庭問題，或爲自身問題，我得其情相機爲之解譬，爲之畫策，條分

縷析，至周且備，忱惻動人，無微不至，則人將掬其赤心，暴其隱衷，以與我商，促膝相

以伸述作結

談，終日不倦，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情之融洽，直如水乳，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第四層

其斯之謂與！至若弔喪問疾，如能出之至誠，其動人之力，十倍於常時，隔閡者情以

通，疏淡者情以摯，而我乃視爲尋常應酬，或行之而不誠，或薄之而不爲，其亦不知

情之用矣！

繳情之用

第五層

第一排

人情莫不愛其生，我能推誠相與，息息相通，噓寒問燠，息息相關，則相諒相洽，情

結筆

第二排

電互流，融融洩洩，小我成爲大我，此精神生活之極致也。解衣食之，推食食之，苦居

結筆

開筆一

人先，甘讓人後，人我之養，莫不畢足，而無所高下，不分厚薄，人我一體，驩然無間，此

伸述筆

開筆二

物質生活之極致也。徒有物質生活，而暴虐其精神，則有骨氣者將不爲五斗米折其腰，蓋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弗屑也。徒有精神生活而飢

總束

餓其體膚，則口惠而實不至，虛僞籠絡，必有窺破之一日，有骨氣者孰肯爲之役哉！

接筆 第六層

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生豈僅天之德，實人之情也。

第七層

他若年少者好得老成練達之譽，年老者好聞其子勝己之評，年有老少，而其情以異，富資財者自奉多儉，無擔石者以財炫人，地無中外，時無古今，人情大抵然也。

詮註

① 所如輒阻，就是到處受到阻礙。

② 忱惻動人，卽以至誠之情來感動別人。

③ 呼爾而與之

數句，見孟子。

作法 第一段用總起法，分體用承，第二承用雙勘法，文勢遒勁，結筆用雙結法，第二段用直起法，單就情之用來說，用又分精粗兩點，舍精論粗，第一層分兩排，各自作結。第三段是情之用的第二層，第三層第四層，本段中包含三層，寫法各不相同。第四段是情之用的第五層，先分兩排寫，再用徒有兩字作開筆，接寫精神生活，又用徒有兩字作第二個開筆，伸述精神物質雙方並重，然後引證作結。第五段用他若兩字作接筆，是寫情之用的第六第七層，都作簡筆，本篇是先總後分法，不用總結。

# 忍氣論

學成問世，而不如意事，紛至迭來，以事之不如意也。於是乎動氣，氣動則智昏，智昏則識寡，而所如輒阻，而氣如怒馬之脫繮，不能復馭。小不忍而亂大謀者有之，張脉債興，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者亦有之。及至創巨痛深，而始悔前此之不能忍氣也，蓋亦晚矣。

另起一辨

事本無涉於己也，而橫逆之來，出乎意外，排解無人，伸辯乏術，形格勢禁，咄咄逼人，當斯時也，爭則轉滋糾紛，鬥則事態擴大，韓信才智過人，而淮陰少年辱之市中，而信乃熟視無賴，俯出胯下，信非不能爭，不能鬥也，而卒出胯下者，知閒氣之當忍耳。富貴之日，召無賴而重賞之，則信且感其玉成之功，豈僅以德報怨而已哉。事本子虛烏有也，而好事者造作蜚語，以中傷之，衆口可以鑠金，積毀或能銷骨，蓋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人情大抵然也。賢如曾參，或誣其殺人，智如陳平，或誣其盜嫂，曾參

陳平非不能辯也，非不能容也，而卒忍受之者，知冤氣之當忍耳。然而參平之冤，終且大白，事實勝於雄辯，又豈蜚語所能損其毫髮哉！

雖然，轉閒氣小，冤氣大，忍閒氣易，忍冤氣難，閒氣之來，即不能如韓信之用以自砥

礪，要亦不難視之如禽獸直受之而不報，孟子曰：與禽獸奚擇哉！與禽獸又何難焉？

若夫冤氣刺激至強，身受之者，如中毒矢，精神異常苦痛，神態爲之失常，且以爲含

冤莫白，足以沾污人格，或將影響於生活，於是忿懣不平之氣，一發而不可復制，至

是而猶能忍受，絕不與較，則非智勇兼備，修養有素者，莫之能爲矣。轉而我之事業

愈大，名位愈隆，則嫉妒者愈衆，而冤氣亦愈多，我苟被其所困，則將如垓下孤軍，楚

歌四起，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此之謂也。以周公之聖，親如管蔡，猶且誣以公將

不利於孺子，流言四布，不得不出居東國，而周公卒能戡大亂，靖國難，而奠周室八

百年之基者，能忍冤氣之故耳。

忍氣之道，首在專氣，專氣云者，制氣之謂也。制氣在乎斂氣，斂氣所以下氣，氣既



下，則氣之體小，而藏之腹中，不覺其滿。譬之蛟龍，潛伏淵底，尙安有悻悻之色，現於面哉？然而氣固猶在也，其性難馴，一觸卽發，忍之於大眾前者，往往發之於家庭之內，故忍氣之餘，當求消氣，蓋所以絕其根株，弗使能殖，則近乎道矣。澈始澈終，無所芥蒂，達觀蓋所以消氣也；寄情娛樂，煩惱盡捐，怡情蓋所以消氣也；三杯下嚥，塊壘全消，排遣蓋所以消氣也；隱几而坐，仰天而噓，蒼焉如喪其耦，習靜蓋所以消氣也。凡此四者，難易不同，而能消氣則一，忍氣而能消氣，乃能致柔如嬰兒，尙安有遷怒於家人子女者哉！

修養之道，萬緒千端，而忍氣實爲一生成敗之所繫，雖謂一生大學問，大事業，都結穴於忍氣也，亦無不可。

詮註

① 指項羽垓下被圍事。

② 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就是心中很是擔憂，爲了羣小的怨恨。

③ 孺

子，指周成王。

④ 隱几，就是伏於几上。

⑤ 蒼焉如喪其耦，就是神氣沮喪，好像失去了配耦。

作法

第一段用反起法，說明動氣之害，用簡筆寫。第二段述聞氣，分兩排，都用開合法。第三段用雖然

二字轉接，度入冤氣，先與閒氣作對勘，方用若夫二字轉入冤氣，描寫冤氣爲難忍，用然而二字轉出，非忍不可的理由，引證舉例作結。第四段寫忍氣方法，提出消氣四法。第五段是總結全篇。

### 德慧術智恒存乎疾

長江大河，汪洋恣肆，一瀉千里，水流之所經，萬物受其灌溉，百姓蒙其洪庥，沃土之生物無窮，文化之啓發靡盡，大哉水乎，其孰能及之？水流之所蘊，爲類至夥，爲值無限，魚鱉生焉，貨財殖焉，千百年取之而不盡，千萬人用之而不竭，水哉水哉，非人類之寶藏乎？

雖然，試溯其源，試窮其自，初則伏於土壤間，求其跡而若斷若續，繼則匯爲細流，充其量，亦不過供濫觴而已矣。蓋未嘗有雄偉浩渺，滔滔混混之觀也。惟其遏於土壤而不阻，障於巉巖而不縮，幾經摧折，而不改其前進之雄心，於是集涓滴而成細流，溥博淵泉，盈科斯進，一切艱險，一切摧殘，正所以千錘百鍊，錘鍊成浩浩湯湯，奔騰怒放之長江大河。

非然者，停毒山間，潞爲沼泊，引而伸之，徒成溪澗，婦孺得以弄之，牛馬得以狎之，

又安有汪洋恣肆，一瀉千里之觀，使百姓視之若神明，依之若命脈，地理學家鄭重其事，大書特書，曰某江某河，發源某地，流經幾省，張其勢，神其用，言之唯恐不詳，察之惟恐不審者哉！

轉入題目

嗚呼，我於是而有所感矣！均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者何哉？耳目口鼻，人所

曲一筆

同也，圓顛方趾，人所同也，飢思食，渴思飲，寒思衣，人所同也，其所以大小之者，惟視

點題一

曲一筆

其德慧術智耳。天之於人，莫不賦予德慧術智之本，人之所以有大小者，非天有厚

伸述

薄，愛憎於其間也，惟視其德慧術智之發揚爲何如耳，人能崇其德，充其慧，神其術，

反筆

廣其智，則成爲大人，不然則成爲小人矣。

雖然，德如何崇之，慧如何充之，術如何神之，智如何廣之，此無他焉，惟善用其疾

伸述

反面

疾耳。人之一生，莫不有疾，疾遇疾，疾而心怵惕，遇疾疾而頭搶地，則疾疾轉以卑其

德，閉其慧，絀其術，昏其智，其德卑，其慧閉，其術絀，其智昏，則終身受疾疾所拘繫，而

轉正

爲疾疾之奴隸，雖欲不成爲小人而不可得矣。遇疾疾而操心危，遇疾疾而慮患深，

德於是日崇，慧於是日充，術於是日神，智於是日廣，則疾疾適促其成爲大人。

合論

大人者，長江大河也，小人者，沼洳溪澗也。人之有險阻艱難，是猶長江大河之有土壤之阻，而巉巖之障也。我思長江大河之所以成爲長江大河，而精進不已焉，而獨立不懼焉，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久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其如此，人且與天地參，長江大河，又何足以比我哉！

詮註

● 洪庥，卽大福。

● 溥博淵泉，語見中庸，就是有本的大河。盈科斯進，語見孟子，科是小河，水漲

滿了小河再向前進。

● 滯留山中，壅塞成湖泊。

作法 本篇以氣盛爲主，第一段用襯託法，寫德慧術智的影子，水流之所經，水流之所蘊，兩句是本段

主句。第二段用雖然二字開，伸述長江大河之所由成，寫疾疾的影子。第三段用非然者三字作反筆，又安有三字直貫到底。第四段才轉入題目，中間用兩曲筆，文氣流暢而有曲折。第五段轉入疾疾，先反後正，結筆與上段相映。第六段是將第四第五兩段與襯筆合寫，如此結構，上半篇才不是閒文，此種大開大合法最易表見筆力，亦最易模仿，是一種朝氣蓬勃的青年文字。

# 功業見乎變

事無巨細，不爲胡成？兩句立柱法一事之成，孰無艱困？伸說成大事者，遇大艱困，成小事者，遇小艱

困，總束艱困者，成事必經之階段也。明知艱困之不能免，一遇艱困，輒徘徊瞻顧，不敢與

艱困搏鬥，則艱困阻我前途，寸步不能復進，而終於窮矣。苟有人焉，提筆遇艱難而鼓其

勇氣，運其智慧，一時雖行拂亂其所爲，而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則因窮而知變，斷

因變而得通，事業於是乎成，功勳於是乎立，世人共稱之曰：某也材，某也能，殊不知

功業之成敗，繫於材能者十之四，繫於能變者蓋十之六，失敗羣中，不乏材能軼倫

之士，徒以不能變，故陷於窮而不克自振，宮筆易曰：「功業見於變，一變之爲用，亦神矣

哉！」

或曰：「天不變，道亦不變。」易稱：「恆其德貞。」變者不恆，恆者不變，恆與變，固

不能並存也，殊不知不變者正鵠，宜變者手段，道不變，卽正鵠之不變，持不變之正

鶴，運以萬變之手段，則相機度勢，因時制宜，功業之成，左券可操，彼併手段而執一者，不知變者也。彼併正鶴而不守者，亦不知變者也。不知變，何以成功業！

詮註

① 軼倫，就是超越儕輩。

② 恆其德貞，就是其行有恆是吉的。

③ 正鶴，就是射之的。

作法

此題扼住艱困二字，闡發搏鬥的必要，再從變字上着想，說明變與不變應有分別。第一段用兩句主柱法起，伸說後，即行總束，明知二字作反筆，用則字作斷。苟有人焉句是提筆，雖字開，而字合，則字斷，再作開合，然後出題目，用宕筆作結。第二段用或曰開，從變不變上發揮，在題目是進一層說法，用殊不知三字合，又連用兩彼字作開筆，結語扣牢題目。短篇文字，全在活潑玲瓏，面面能達。

訥於言而敏於行

直起法

我之言，蓋有所思也，有所懷也，言以發其所思，言以暢其所懷，反筆

思不發則不快，懷

不暢則不靜，總

也，懷也，直如骨梗之在喉，必欲有以吐之。且有思有懷而不言，人何

進一層

由知我之思，知我之懷乎？折筆

我即能忍，而人我之間，以此而生隔闕，將何

以團結人羣而共進於光明耶？總故言者不特爲我之所需，抑且爲人之所欲，引證韓退之

曰，人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夫人之有言，豈若蝦蟆之日夜鳴者哉！

轉

雖然我之有言，貴乎取信於人耳。我言而人不之信，言果奚益乎？轉惟然而我之言，

反筆

貴得其人，不得其人而言，謂之失言。我之言，貴得其時，不得其時而言，亦謂之失言。

失言之言，是以言聒之也。明美言足以失實，巧言足以取辱，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必也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總故古人之訥於言者，非不可言也，非不能言也，時然後言，而言

必歸於當而已矣。



且我之有言果在宣其意乎？則宣意之道，蓋有善於言者。言之宣意，誠簡捷矣。

人或有疑我是言者，不若以我之意，宣之於行，行而有成，則事實俱在，不待言而人

盡信之，不言之言，此天下之至言也。不觀夫天乎？自春徂夏，自秋徂冬，四時成而寒

暑更，百物生而民攸賴，而天固未嘗言也，而人猶有不信者乎？故古之人敏於行者

非不可言也，非不能言也，不願以言自見，而願以行宣其意耳。

或曰：言可廢與？曰：何可廢也！行之巨大者，非一人之力，所能有濟，則我先行其言

焉。行之漸著，然後發之於言，言以明其義，言以闡其要，則人將因我之行，而信我之

言。老子之所謂大辯若訥者，此之謂也。我之行，亦既有成矣，此中曲折，我知獨多，此

中甘苦，我嘗獨備於，是言我之所行，示人以行之方，則我之所言，非意見而為經

驗，非理想而為事實，老子之所謂言有宗者，此之謂也。

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蓋昭人以行為上，而言為下，言之必有行也，行

之不必有言也，以言見，不如以行見，世固需敏於行之君子，而不需善於言之小人。

也。反筆作結。彼昌言無忌而不知致力於行之敏者，蓋亦反其本矣！

詮註 ①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語見論語，就是此人不說則已，說必有中於事實。②大辯若訥，就是善

辯者不以言見長。③言有宗，就是說話有實際。④昌言無忌，就是信口大言不識忌諱。

作法 第一段用直起法，提出思懷二字爲文眼，引證後，以宕筆作結，第二段用雖然二字，轉進一層，從信字上提出時得人，襯出美言巧言的不足取，然後點訥字作結，第三段用且字再進一層，從訥言度到敏行，第四段用或曰作開筆，寫言與行的關係及其先後，補足題意，第五段點全題，總括全篇。

### 无財作力稍有鬥智既饒爭時

反面起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惟

推有道之士，乃能視財貨如土芥，簞食瓢飲，窮居陋巷，而不一動其心。至若芸芸衆生，

固熙熙攘攘，惟利是圖，頭童齒豁，而不肯或息者，有之矣。知足而止，餘力讓財者，並

世不一覲也。蓋人孰不圖貨財，有所爲，爲貨財也；有所言，言貨財也；有所思，思貨財

也；身居窮困，雖學富五車，德比聖賢，亦且以求生故，而辱於奴隸人之手，低首於槽

櫪之間，至是而言可貴，亦汗顏矣。大學有言：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

舒，此無財作力者之所有事也。夫財猶水也，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夫財

猶風也，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也無力；我雖爲鯤爲鵬，苟無所恃，則亦僵臥於涸

轍，老死於蓬蒿間，又安能遂其遠大之志哉！故無財之時，惟有作力，作力雖苦，而累

土之所得，足以成九層之高台，毫末之所長，足以成千尋之喬木，蓋千里之行，始於

反面起

類

反筆

轉

提筆

承

剛發財字

推

折

合

反筆繳

結筆

足下也。

度筆

作力既致稍有之財，則棄力而用智，人棄吾取，人取吾與，鬥智之道，盡於此矣。雖然人之所棄，未必都可取，而吾則取其可取者；人之所取，未必都可棄，而我則棄其可棄者；我之所取，寶之如珠玉；我之所棄，賤之如糞土，與接爲構，日以心鬥，其發若機括，其留如詛盟，大智閑閑，小智間間，互鬥之果，勝者益其所有，負者失其所有，或失或益，而貧富之階級以殊，故曰作力易而鬥智難也。

結筆

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出其多財，以事角勝，此神智之人也。神智之人，不僅鬥智，抑且爭時，風雲變幻，瞬息不同，常人見之而心驚，神智見之而色喜，常人遇之而傾覆，神智遇之而騰躍，平時以一母權一子者，今且權其百子，其靜也如處女，其出也如脫兔，方異其靜，又驚其動，方驚其動，又反於靜，變化無端，不可方物，要在爭時而已。彼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者，蓋不善爭時者耳。故曰鬥智難而爭時尤難也。

反筆

結筆

點時字

結筆

老子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致富固難，而守富尤難，守富非難，而用富為難，用富

深一層

再進一層

主句

非難，而散富為難，散富非難，而去私為難。我苟無私，則范蠡之三致三散，孰謂不復

以搖曳之筆作結？

見于今日，而卜式之毀家紓難，千古且傳為美談也。范蠡固在乎卜式固在乎？

我非斯人之與而誰與！

詮註

●與接為構，日以心鬥，其發若機括，其留若詛盟，就是和相接的人，勾心鬥角，無日或息，發動時如連弩箭，靜止時如賭過咒似的，絕不稍動。

●齏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就是忙碌奔波，身心兩倦，不知如何歸宿。

知如何歸宿。

作法 作力鬥智爭時為本篇三大要點，無財稍有既饒為本篇三大根據，第一段引證反起，用至若二字轉正，蓋字以下，暢述人情與財的關係，分常人與非常人兩層寫，大學有言以下，是寫無財作力。第二段從作力度入鬥智，以既字作接筆，先提鬥智原則，而取其可取，棄其可棄，是闡發取與原則，結筆與上段關合。第三段是挺接法，先寫爭時的人，再寫爭時的法，結筆與第二段關合。第四段是進一層寫法，從致富到守富，到用富，到散富，散富才是本段主意，去私是散富的原則，以搖曳之筆作結。

與上段關合。第三段是挺接法，先寫爭時的人，再寫爭時的法，結筆與第二段關合。第四段是進一層寫法，從致富到守富，到用富，到散富，散富才是本段主意，去私是散富的原則，以搖曳之筆作結。

物賤之徵 貴貴之徵 賤

一字起法

物價最富動性，時或上，時或下，時或盤旋，迄無寧息，間或一止，而其止實爲動之

別相止之始，動之端也。蓋物之本身，有值而無價，夫物各有有用，用之大小，物之值也。

以用之大小，而需求以異，同一物也，而需求又有時與地之不同，此物價之所由變

動而不居也。求逾於供，則求有不遂，而相爭以起，相爭也，而助長得者操奇計贏之

心，有大力者且進而謀壟斷焉。操奇也，壟斷也，而未得者之追求益急，甚或不惜以

武一切，物價遂瞬息萬變，騰踊無已，然而物之值固未嘗變也。物價騰踊之時，勢若

怒馬脫繯，影響所及，足以搖撼各方同類之物，曾幾何時，而各方之物，奔集於此，不

待求也，不待召也。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其信然矣。利之所在，不

遠千里，物之來也，既愈演而愈烈，則壟斷者爲之戰慄，而不敢居積，而棄其所有。急

求者亦且以貨流之日暢也，而轉存觀望之心，於是求逾於供之局面，一變而爲供

逾於求之現象，則物價之銳落，其何能免，此物貴徵賤之說也。即或不然，各方之物，輻湊而至，曾幾何時，而溝滄皆盈，雖以需求之慾，一經刺激，活動異於尋常，饑者之食，渴者之飲，每逾實量，實量者極也。逾極之物價，不過爲騰踊之餘勢，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物價之脫落，蓋不過時間問題，詩有之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此物貴徵賤之說也。

橫豎此段，章法有變化

物價上下各有其極，騰踊至極，其價必落，下落之極，其價必騰，故物無終貴，亦無終賤，貴之始，賤之因伏焉；賤之始，貴之因存焉；貴與賤相背，而共存於物價之中，此之謂矛盾，此之謂矛盾之對立。貴中之賤，其形隱，賤中之貴，其體微，而其演化無已時，至乎其極，則破碎其外形，而別成新局面。故物價之貴賤，相爲始終，循環無端，而波折各異。蓋極之爲極，有時而移，今日之極，與昔日之極不同，明日之極，與今日之極亦異。故謂之有極而無極。物價之極，雖彼此相殊，而極之不能無，終古如斯，故謂之無極而有極。無而爲有，有而爲無，物價之極，又豈常人所能明哉！

結筆

供過於求，而物有剩餘，剩餘也。而人棄其所有，有棄無取，而剩餘之數量益巨，而求棄之心益切，而求棄之勢益張，彼此推波助瀾，而物價一落再落，大決所犯，傷人必多。當斯時也，常人往往以爲物價將如江河之日下，曾不知下落有極，逾極之下，不過餘波，曾幾何時而靜止焉，而盤旋焉，影響所及，足以觸發各方之吸收力，於是販夫四集，各取其物以歸，一反手間，而獲利倍蓰。流風所扇，人盡趨之，以一地之餘，供各方之需求，不足之情，一時畢現，於是棄貨者咸驚其來勢之披猖也，而不敢再棄，終且轉棄爲取，以與相爭，則物價騰踊，爲勢益盛，此物賤微貴之說也。卽或不<sup>開</sup>然，擁巨資者，見乎物價下落，已逾其極，展其人棄我取之手段，盡其資力，取之不已，寶之珍之，視如珠玉，大戶行動，影響必巨，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勢使然也。人爭步武，塵囂一時，物價將扶搖直上，而棄者絕跡，鵲落之物價，突變而爲兔起，此物賤微貴之說也。

詮註

① 壟斷，就是操縱一切。

② 溝澮皆盈，就是小河小溝都滿。

③ 魯縞，就是山東薄綢。

④ 大決



所犯，傷人必多，就是河水大決，傷壞人口必定很多。⑤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勢使然也。就是順著風勢喊一聲，聲的進行並不加快，其勢使得如此。⑥塵竄，就是勢猷極盛。⑦兔起鶻落，就是忽高忽下。

**作法** 用一個動字扼住全篇，物價的動，以需求與供應爲本，第一段寫求逾於供，到供逾於求，以「然而物之值固未嘗變也」一句作橋樑，接寫各方之供，入後兩點物貴微賤，本段中又分兩小段，各用「曾幾何時」一句作轉筆。第二小段中，特著極字，爲全篇主眼，也是第二段伏筆。第二段本是峯腰插淡雲一抹法，把兩段分承隔開，章法便見變化，本段連用四個故字，此散中見整法。第三段連用八個而字，是特異處，兩點物賤微貴，用一句曾幾何時，一句卽或不然，兩個於是，以與第一段章法相應，本篇布局較費心力，讀者須熟玩。

# 甯爵毋刁

總起法

致富非難，而得人爲難，得人雖難，而識人尤難，識人雖難，而用人尤難。我之才超羣拔類，足以排除萬難，我之識洞屬幾微，足以綢繆未雨，而無人焉供我驅策，爲我羽翼，獨當大任，因應萬端，終且以並顧兼籌，而彼此俱失，保本抑且未遑，又何能致什百之利！轉然而芸芸衆生，爲數雖夥，而可用之才，不可亟得，故得人之難，非人之少而才者之鮮也。人之才者，莫不愛之，一朝脫穎，爭先羅致，我之求才，惟有於潦倒羣中，慎加物色，反頓砥砢之中，蓋有美玉存焉，十步之內，必有芳艸，引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懷才不遇，豈遂無人！反頓患在我之不知求，或求之而無以識之耳。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故識人之難，不在人而在我也。馬之能千里者，寶往往有，主伏下文豈駕之病，我不能馭，則未受其利，先食其害，賢才且然，過渡而況桀黠得其人，未得其性，得其性，未得其心，則我雖能羈其身，不能留其心。孟子有言，久於齊，非吾志也，去思如斯，其又奚益，故用人之

難，非人之不肯爲我用，而在我不能用也。

用人之道，以明性始，以得心終，明性則得其短長，避其所短，用其所長，則人樂爲

我用，而我坐收其長之利，此固用人之常道，猶未得謂已盡用人之能事。我而能利

用人之所短，反成其所長，操縱之術，神妙精微，刁簡其精於此道者。桀黠奴人之所

畏也，而簡獨設任此等，卒以致富，惟其桀也，故其才足取，惟其黠也，故其德可疑，惟

其德可疑，故其行難信，然而究其所歸，要在利己，而簡獨能順其利己之慾，而不與

之爭，於是人人奮其桀才，發揚蹈厲，其智畢宣，其力畢現，上交權要，下聯輿台，名旣

立，勢旣張，利之歸也，乃各就壑，而簡獨能於中取贏，人亦不受其苦，昔也縱之，今也

禽之，縱爲用，而禽爲的，善貸者成，善與者取，善縱者禽，此之謂損之而益也。善用人

之桀，善用人之黠，用人之奇，可謂至矣。

以術馭人，雖曰大巧，而避人我之情，使人心向於我者，則在乎誠，以誠存心，以誠

接物，待人以忠，待人以仁，待人以禮，三者俱而人無不動。誠，正道上段也，術，奇道也，以誠

用術，奇正相生，此惟有大度量，大才略，大智慧者乃能行之。有大度量而包容萬物，細大不捐；有大才略而人之性無不知，亦無不盡；有大智慧而利之所獲，先以與人，事之推行，先以爲人，而人固不知我之與人而已愈多，爲人而已愈有也。於是陶醉於我之誠，畢足於我之利，而不知我之用術，中心悅服，至死靡他，爵雖貴，不願受，奴雖賤，不肯辭，寧爵毋刁之言，出自肺腑，又豈目前區區之利，所能動其他去之心哉！

自來開奸雄，好以權詐馭人矣，固嘗顛倒天下英才於一時，而終且知其爲己之私，虛僞之情，不能復掩，烏盡弓藏之感，油然而起，兔死狗烹之悲，勃然而生，魯直者挺身操戈，不顧成敗利鈍，以與相搏，聰明者知力不能與爭，飄然遠引，去之惟恐不速；用術而不誠，其敗可必，以明性始者，乃不能以得心終，而刁簡於是乎遠矣！

詮註

① 爲，就是馬不受羈勒，把馬車都弄倒。

② 畢足，就是滿足的意思。

③ 烏盡弓藏，就是飛鳥

打盡，良弓也廢置了。

④ 兔死狗烹，就是狡兔既死，走狗也活不成。

繳題目結筆有餘韻

作法

本題出在史記貨殖列傳，意思是寧做刁家的奴才，不做官吏，寧爵毋刁，是當時的流行語。第一

段是總起法，從得人到識人，到用人，每句一轉，用而字轉入反面，終且，抑且，又何能，越轉越緊，然而二字以轉爲開，故字是點出得人之難，以上文字是承第一句。下面用挺接法，一反一正，故字是點出識人之難，以上文字，是承第二句。下面用引證接筆，故字是點出用人之難，以上文字，是承第三句。以結句點清承法，是分承法的活用。第二段是挺接法，性字爲本段之主，上段已有伏筆，先說善用其長，再說善用其短，然後出題，連用三個惟字，三個故字，文勢遒勁，然而一轉，說到善用其短的要點。第三段是進一層說法，說明用術必與誠合，用誠的要件，是大度量，大才略，大智慧，再就三要件，加以發揮，自來奸雄句以下，是寫用術而不能誠，固嘗二字作折筆，而終二字作轉筆，結筆揭出明性必須得心，打動全篇。

上海吟五絕十首

路有哀鴻影，樓飛酒肉香。呻吟聲未已，浪笑出高牆。機利人爭食，勾心鬥角勞，相靡相刃劫，或笑或豪啣。依門傾一笑，摟抱更消魂，慘綠年華士，无端作鼎飧。物值驚騰貴，可憐粒食民，偏羸寒鷺笑，又益百千緡。鬻宮飽學士，化雨育菁英，饘粥難湖口，弦歌不絕聲。械樸菁莪子，珍如萬里城，饑寒相掘剪，牛馬役天鯨。授糧難果腹，乞糴叩鄰封，負販披荆棘，珠璣血淚濃。寶氣椒蘭霧，珠光日月昏，艷姬流蕩日，妖孽出名門。紈袴本無智，浪揮悖入錢，錢來如濁浪，錢去化青烟。漫誇天堂好，憧憧鬼影多，輝煌城不夜，轉眼幻修羅。

蛟龍吟五古一首

蛟龍本神物，胡爲乎泥中？小兒騎其背，庸奴扼其嚨。鞭箠如急雨，呵叱勝靈露。時

乎苦不遇，閉目作寒蟲。熱淚奪眶出，淅淅似流淙。腹飢逢遏糶，身寒厲朔風。雙目不能視，雙耳又失聰。填胸都塊壘，長歎付蒼穹。賦形非俊秀，媚術又未工。醜臉慚巧笑，傲骨難折躬。嗟嗟造物者，化育何不公！時或一昂首，吐氣幻長虹。斗酒作知己，披肝瀝素衷。蛟龍爾弗悲，爾身豈終窮？泥犁鍊真道，茹苦習痴聾。否極自能泰，鬱極瞬將通。逢逢出地獄，隆隆舞長空。霹靂震一世，風雲駕六驄。天地爲席幕，四海爲離宮。只須始終自振奮，何難倔起爲天下雄！當知此濁世，濁世多妖魔，或幻美人形，或幻奸利柯，或幻豬奴戲，或幻鄭衛歌。失足墮樊籠，地網與天羅。折磨又折磨，蹉跎復蹉跎。身列枯魚肆，心碎利金戈。哀哉不能言，惟有低徊歎息涕滂沱！

烹蟹有感五首

滿身包傲骨，公子本無腸。大怨橫行賈，傷心籬菊黃。逞能蹈白刃，轉眼葬沸湯。  
天網恢恢照，強梁試劍芒。上善多柔水，方圓任器容。而今應自悔，臨弔泣寒蛩。

漫解將軍甲，先將八足分。衛鞅遭車裂，天道懾蠻羣。地上堆君骨，狗彘不食餘。應知深怨毒，百世亦難除。

詮註

① 哀鴻，就是災民。

② 浪笑，就是狂笑。

③ 機利，就是仰機利而食的意思；貨殖傳有此句，即今

之投機。

④ 慘綠年華，就是青年。

⑤ 鼎殮，是鼎中之物，就是犧牲。

⑥ 寒鷺笑，其聲重濁，暗指國虎。

⑦ 牛馬役天鯨，就是役天鯨如牛馬，暗指青年爲生活供資本家奔走。

⑧ 靈鼈，就是霹靂。

⑨ 蒼

穹，就是天。

⑩ 泥犁，就是地獄。

⑪ 強梁，就是個強者。

作法

上海吟烹蟹有感都是近體詩，蛟龍吟是古體詩，近體詩分律詩絕詩，絕詩只限四句，是從律詩

上截取而成。律詩限八句，通常中間四句的字面必須講對仗，絕詩如取其上半截，那末三四句要講對仗，取其下半截，那末一二兩句要講對仗，取其中間四句，那末四句都講對仗，取其一二七八句，那末不須講對仗，所以絕詩是否要講對仗，可以隨便。例如上海吟第一首一二兩句的字面，是講對仗的，第五首三四兩句的字面，是講對仗的，第八首是四句都講對仗的。論格式絕詩必須講平仄，如上海吟的第一二四六八九十幾首都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第三五七幾首都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烹蟹有感五首，如第一二首是後一式，



第三四五首是前一式，當然詩的格式，還不止上面兩種。古體詩只講韻，不講平仄，一首古詩，句數可以隨便，用韻可以更換，不必一韻到底，如蛟龍吟，到何難倔起爲天下雄句，都押上平一東韻，以下押下平五歌韻，每句字數，也可以有參差，蛟龍吟本爲五古，但是「只須始終自振奮，何難倔起爲天下雄，」「惟有低個歎息涕滂沱，」却是七字句，九字句，蓋句有長短，足以振文氣，古詩最宜注意氣魄，更換幾個韻，完全不受任何拘束的。上海吟是寫抗戰時的上海社會狀況，表面是繁華，骨子裏是地獄。烹蟹有感是寫得志橫行的人，將來一定凶終。蛟龍吟是寫困頓不遇的牢騷，指出應該樂觀的道理，對於青年修養，都有相當關係。

致曲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事無鉅細，迎刃而解，一生經歷，盡屬康莊，名之爲理想生活

反起法

則可，遽認爲實際生活則不可。卽或有之，亦不善終，莫敖初總師于蒲騷小試，幸獲

補筆

舉例一

成功，旣而伐羅，羅旣多詐，本非易與，又復掉以輕心，兵刃初接，卽遭敗北，補苴無方，

遂縊荒谷。項羽以蓋世之雄，率江東八千子弟，渡江西征，河北一戰，威震諸侯，劉項

舉例二

總束

大開

交鋒，又復有戰必勝，八年之中，未嘗敗北，垓下楚歌，遂刎烏江。之二人者，當其順利

之時，自以爲勝算在握，成功可必，而卒速其死亡者，非天奪之魄，蓋以順利而輕率，

折筆

轉正

輕率而寡謀也。寡謀則自大，自大則自恃矣。自恃也而自矜，自矜也而自伐，自伐必

一種句法

二種句法

三種句法

四種句法

自用，自用必輕人，輕人故陵人，陵人故賈怨，賈怨故樹敵，而賢人才士又復相繼引

五種句法

去，前後左右，盡爲唯唯否否奴顏婢膝之人。迨乎時移勢遷，拂逆並至，自己又復狃

大合

於前功，率意應付。老子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夫壯由於遇曲而不能用

引證作伸述

②

③

④

提筆作伸述

伏下文

曲，不能用曲，必至於極，極則必老。譬如登山直抵高峯矣，雖欲上而無可再上，則下趨之勢，理有必然；譬如名葩，蓓蕾怒放矣，雖欲放而無可再放，則萎謝之果，又奚能免！

引證作提筆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

拂亂其所爲，又曰：困於心，橫於慮，又曰：德慧術智恆存乎疢疾，夫所謂苦其心志，所

長句法

謂勞其筋骨，所謂餓其體膚，所謂空乏其身，所謂拂亂其所爲，所謂困心橫慮，所謂

遙接法

疢疾，蓋皆曲之義也。我欲用曲，必先明曲之所以爲曲，既由於直道之窮，而窮非不

轉一

可通之謂也。我之動向，苟能改變，來日之通，且優於既往，而況我之改向，由於現實，

！：：：轉二

又何能於其必要性而任意否定之而窮，亦非絕之謂也，惟待路回，自見峯轉，古人

一種結法

曲徑通幽之說，豈欺我哉！

接筆法一

我而知曲之爲曲矣，則順利之初，卽知爲曲之前奏，而憂勤之心以生，而不敢輕

一種句法

種句法

率寡謀而不敢自大自恃，而不敢自矜自伐以自用，又何致輕人陵人以買怨樹敵

三種句法

四種句法

二

哉！第二排致曲之初，更知其勢所必至，理有固然，而思所以應其曲，制其曲，而用其曲，於是

起下文

求通之誠以發，而定心定力生焉。心何由定？曰：定於知止，止也者，奮鬥之最高目標

也。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求奮鬥之所止，既須乎動，止之所由知，動之

第一過程也。願求止之動，動在內，內在之動，外表必靜，在外爲假像，在內爲真形，內

外不同，真假各異，舍假取真，斯爲得之，然而假像顯而真形隱，故人祇見其假像，不

見其真形，於是以假作真，而靜之說生焉。實則內外而果一也，形如槁木者，其心將

如死灰，又何能求止不求止，又何能知止之所在？力何由定？曰：生於知至，知至也者，

奮鬥之充分認識也。大學曰：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由求知而澈知，知之澈

矣，斯謂之知至，顧知至之動，雖較知止爲顯，而仍在內外之間，此內外之間，我姑名

之爲內之外，而大學則稱之爲意誠，爲心正，意之誠，心之正，仍是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搏之不得，而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動之象蓋隱約可得而知

之矣。

然而定心定力，不過立繼續奮鬥之基，斯時也，情感不波，理智放光，思慮過程，始

轉接法二

也。黯然，繼則微光漸透，大學曰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靜也，安也，慮

引證

也，由黯然抵於微光所必經之階段，抵此階段，而奮鬥之原理定焉。大學稱之爲得，

而中庸特名之曰形。形之爲物，有精有信，精甚真，而信可賴焉。蓋定心定力不過爲

觀念上之存在，而形之精信且進而爲客觀上之建立矣。

與上段作比較

三種結法

轉接法三

然而形之爲形，不過立繼續奮鬥之端倪，斯時也，思慮之據點既立，由此據點，再

爲深思，深思不已，自然有得，原理日趨明朗，而原則成焉。原則成而趨向定，而動之

象顯，而動之精露，而動之信著，中庸特名之曰著，奮鬥之根，牢不可拔，精神飛舞，蓋

與上段比較

四種結法

有欲罷不能之勢矣。

提接法四

夫著之爲著，不過外表之明朗，昔也動於內以達外，今也反其道以達內，由此趨

向，再爲深思，深思不已，不患無得，原則內容，漸趨具體，而方法成焉。方法成而奮鬥

提筆作伸遠

一種句法

之工具備，中庸特名之曰明。夫方法之所以可貴，不僅符合原則，人與物之支配，必

求其完密，彼此之呼應，必求其完密，條件之配合，必求其完密，萬一之準備，必求其完密，惟求一切完密也，而修正補充之功尚焉，而博訪周諮之方尚焉，苟不能擴除

總一句

二種句法

反筆三種句法

主觀之成分，則去完密也遠矣。

五種結法

思慮所以爲行動，行動有賴乎思慮，思慮所發之行動，至精至銳，至廣至大，時機

伸述

既至，出其方法以求實現，無所顧忌，無所疑慮，中庸特名之曰動。萬物萬事雖善變，

引喻

我固前知其當然，而始終不亂，而始終不變，我爲主而事物爲客，如駕駟馬，六轡在

六

手，前後左右，無不如意，易曰：雖遠而可以動，雖險而可以處，雖弱而可以無懼者其

種結法

斯之謂與！

緊接法六

我之行動既發於思慮，深信用力必有所獲，譬之繭蛹，無息不變，變程未竟，形式

伸述

如故，變程既終，蛾破繭出，蓋事物本身，莫不有動，我有法焉，以促其內在之動，而根

據之演變自速，累積不已，由微而著，由隱而顯，其成也漸，故人不之覺，遂以爲不變，

轉

而不知不變之變，乃變之至者，中庸曰：莫現乎隱，莫顯乎微，變之爲變，亦神矣哉！變

頓筆

提筆程未竟之時，或以爲致力於破壞，殊不知積極之建設即始於破壞之中，變程完成

之日，即爲建設告竣之時，蓋變之始，化之始也。苟不能變，又何能化？變爲化之因，化

爲變之果，譬諸雞卵，內在之胚珠，爲變之根據，適當之溫度，爲外在之條件。胚珠之

動，直接破壞雞卵之內容，而亦促成胚珠自身之發展，成雞破壳，面目一新，此化之

成，而非化之始也。夫所謂化之成，亦非化之終，而爲新變之始，新變之始，即爲新化

之始，故我之奮鬥不能安於小成，惟有自強不息，以求新變，以求新化，事物之進展，

乃無窮極。或曰易稱通則久，夫既曰久，又何能有新變與新化？殊不知易經之久，與

中庸不息則久之義，正復相同，是蓋久於動，而非久於靜，讀悠久所以成物之言，而

久動之義，灼然明矣。

提綱法自誠而形，自形而著，自著而明，動之思慮階段也。自動而變，自變而化，動之行動

階段也。合此二階段而奮鬥之程成，而致曲之用顯，誠以此衡人，其成其敗，可以前

知，以下多用頓句儒家哲學之精微在此，儒家哲學之偉大在此，儒家哲學所以歷萬古而不磨者

亦在此，然而餽釘之儒，固不能知此，抑且不足以語此！

詮註

●康莊就是大道。

①莫敖，春秋時楚國人。

②荒谷，地名。

③垓下楚歌，項羽被漢兵圍垓下，

四面作楚歌聲。

④不道，就是不合於自然之道。

⑤早已，就是早衰。

⑥視之不見三句，見道德經，

形容其微妙。

●精信，就是客觀事實的要點與真相。

●九根據，就是內在的演變之根。

●條件，就

是外來的足以促成根據演變的東西。

作法 此題以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爲骨幹，係

人生哲學上重要問題，非普通文字可比，說理務求精審，新舊學說，尤宜融合一致，以此實質，發爲文章，最貴雄奇恣肆，筆力能縱橫如意，造句用字，既須洗鍊，轉折開合，更須變化，參差中求整齊，整齊中求參差，論全局秩然有序，論片段則各有奇致，文臻此境，方是上乘。第一段從反面起筆，隨舉二例，局勢稍寬，以「之二人者」略加總束，使用大開大合法，「當其」二字起是大開，大開之中，仍有轉折，連變五種句法。「迨乎」二字起是大合，大合之中，先用引證作伸述，次用提筆作伸述，再用引喻作伸述，却不用結筆。本段四用又復，以爲文章線索，而「不能用曲」一句，是下文伏筆。第二段是論曲，以引證作提筆，又以提筆作總結，文只一句，長至五十餘字，筆力雄健，我欲用曲一句，是遙接上文，連用二轉，伸述窮字意義，以轉筆作伸述，文境遂多曲折，文氣遂覺婉轉，是煊爛後歸於平靜之法。第三



段是論誠，以頓筆作接筆，用一個則字籠照下文兩段，第一排用四個而字一個又何致連變四種句法，第二排用二個而字，一個於是，逼出下文，定心定力是本段主句，隨分二排寫，每排用頓字作轉，是整齊處，而第一排中用一個於是兩個又何能以與上文相應，兩排各以大學作註腳，爲文意之相同處。本段結筆，又與前段不同。第四段是論形，第五段是論著，都爲用轉接法，以「奮鬥之基」四字，點清上段文意，在第五段以「奮鬥之端倪」點清第四段文意，並以「奮鬥之根」點清本段文意，線索分明，而安排有變化。兩段結筆，又與前段不同。第六段是論明，以提筆作接筆，以「奮鬥之工具」點清本段文意，下半段文勢轉盛，用三種句法，文景與前不同。第七段是論動，以禿接法起，用簡敍法，力求平淡。第八段是論變論化，以緊接法起，變與化二字串合一起，先分後合，「亦神矣哉」一句前是分，以後是合，兩個殊不知是一段線索，結筆點清久是久動，文意周匝。第八段是提綱法，用少數字句打動全篇，後半段連用五個此字是硬句，然而一轉，戛然而止，剛健之氣，仍極暢旺。

知言

孟子告其弟子曰：吾知言，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之知言，無他，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而已矣。人之爲言，固不僅誠辭淫辭邪辭遁辭，知此四者，猶不足爲已盡人言而皆知之，則知言之道，其別有所自矣。夫轉我之求知言，非僅知其言，蓋將由其言以知其人，或曰不以人廢言，而人之於言，十極句九不能離，得其言，斯得其人。語如流珠，昌言無忌，興之所至，吐沫四飛，其言迅，其聲揚，數詢之，則厭煩之情，一時畢露，斯人也，非燥急者與！處事迅捷，不稍虛僞，此其長也。而其所短，忍耐不足，既不善爲細靜工作，且亦不勝交際及交涉之任，片言之誤，往往貽萬口之譏，存此心，出此言，心口如一，不稍隱藏，何謂藝術，何謂技巧，雖知之而不屑一措意焉。知之無不言，言之無不盡，熱情如熾，亢直如矢，其聲宏，其語斷，多言繁稱，連類比物，斯人也，非亢爽者與！待人忠實，判斷迅捷，斯可貴矣，而一經挫折，

滿腹牢騷，一不如意，肆口譏評，其短處一也；立談之頃，意氣相投，即引爲知己，奸邪

乘之，因以爲利，其短處二矣。故其人之才，或足以當大任，終以其性之疏，不宜參密。

頓法二

特筆

勿也。其爲言草野而倨侮，一言不合，惡聲相向，叱嗟爾，母婢也不入耳之言，且不暇

疊句

擇，其氣粗，其言直，其聲肆，而天真不掩，喜則縱聲狂笑，怒則拍案頓足，性情之粗野，

夫人而知之矣。斯人也，思想簡單，既服其心，効死弗去。其爲言，繪影繪聲，順比滑澤，

疊句

宏博寡要，妙遠莫測，其記也醜而博，故其言堅而辯，其悟也，穎而捷，故其辭詭而順，

性情之誇張，夫人而知之矣。斯人也，雖聰穎逾恆，聞一知十，而料量輕率，好爲臆測，

開

再換接，法

自負太高，好爲自用，付以重任，能不覆餗乎！其爲人也，好自標榜，以爲名高，某事我

排調二

所爲也，某功我所成也，某難我所解也，言之惟恐不詳，說之惟恐不盡，某也不過爾

轉

爾，某也聲聞過情，貶之惟恐不至，薄之惟恐不力，蓋自矜之人，能力勝於學養，善於

轉

轉

處事，當機立斷，而好與不若己者處，而不願與勝己者友，故其成不足稱也。其爲人

也，言發若機括，語音如連環，好用舌而紉於齒，言雖繁而意不清，含糊難辨，聽者苦

之，蓋輕率之人，聰明勝於學養，善於活動，因應敏捷，而沈著靜細不足以副之，故其

成不足稱也。性情穩健者，有不言言必有中，思慮既周，自中肯綮，無的放矢，君子恥

之。惟其魄力不足，奮鬥精神較差，足以守成，不足與發展爲可惜耳。性情剛毅者，有

不言言必沈著，精警扼要，暢快流利，兼而有之，而且善用齒音，抑揚頓挫，有類音樂，

聽者爲之神往，有能力，有思想，肯負責，肯奮鬥，良弼也而亦足當大任，惟其賦性倔

強，不易駕馭，非遇知己，轉趨頹廢爲可惜耳。有人於此，言非流利，而頭緒秩然，語非

風發，而和緩有致，外變雖亟而常態不改，此性情敦厚之人也，剛毅者以才勝，敦厚

者以德勝，以才勝者爲英傑，以德勝者爲君子，君子能守正不阿，能清操自守，有容

人之量，而無奮發之氣，小用則碌碌無以表見，大用則參與機密，持重不佻，遇難不

避，固不當以重厚少文而輕之。有人於此，言至安頓，與訥者類，提綱揭領，要言不煩，

是則是之，非則非之，不顧忌諱，不阿親私，此性情方正之人也。方正者尙理智，不重

情感，敦厚者畏人言，時爲情屈，方正者可敬，敦厚者可愛，方正者肅，敦厚者溫，夫惟

方正者乃能清不阿貴，繩不撓曲，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紕羨齊非，固不當

仲述

又換接法

以紕於辭令，短於交際而少之。世風澆薄，有以圓滑爲得計者，其爲言輕清流利，直

如珠走玉盤，八面伶瓏，人稱今之楊億，刺探人意，和附隨聲，口中之是非爲一是非，

疊句

內心之是非爲又一是非，熟於人情，老於世故，長於交際，善於應對，能適應環境，而

轉爲環境之俘虜，蓋不能守正之故也。人心不古，亦有以諂媚爲得計者，其爲言先

疊句

知所說者之心，可以吾說當之，其聲柔，其氣下，而富有媚力，飾人之所矜，滅人之所

恥，先意承旨，觀貌察色，未命唯唯，未使諾諾，善用時機，以獻其小忠小信，能得人之

又換接法

心，而轉成爲無恥之小人，蓋不知守正之故也。至若狡猾之輩，陰險之徒，叔季之世，

所在多有，我故揭斥之，使學者知所戒焉。吞吐其辭，欲言又止，一席之談，全不著跡，

利害之所關，不惜對敵人暗送秋波，求歡新主，翻雲覆雨，無恥之尤者，狡猾之人也。

心之所知者十，宣之於口者一二，喉音重濁，有類梟鳴，偶或冷笑，聞者毛戴，城府深

用心狠，手段辣，好傾陷，善報復，一以個人之權利爲念者，陰險之人也。

凡茲所言，不過大略，揣摩既熟，試以觀人，初則茫然，繼則恍然，終則有所發矣。當斯時也，一讀江湖食技之言，有不笑其誕妄者乎？西人侈言科學，競尙物質之昌明，今則亦有注意及此者，或以爲非科學而薄之，與其亦知所反矣。

詮註

① 諛辭，就是陷於一曲之說，執而不化，固而不通，蔽於大道。② 淫辭，就是各引一端，崇其所善，

浸淫其中，不能渡出。

③ 邪辭，就是飾人之非，張己之功，造作語言，誣惑大衆。

④ 遁辭，就是隱其本

意而曲言之，隱言之，妄而不實。

⑤ 連類比物，就是連類而及，以物爲比，見韓非子。

⑥ 密勿，就是機

密要圖。

⑦ 順比滑澤，就是巧譬善喻，言極自然，見韓非子。

⑧ 覆餗，見易經鼎折足，覆公餗，失敗之

意。⑨ 肯綮，就是竅要。

⑩ 繩不撓曲，就是物雖曲而繩不曲，執法無私之意，見韓非子。

⑪ 扶繆，就

是決其繆誤，不稍假借。

⑫ 絀羨齊非，就是斥其餘，齊其非，見韓非子。

⑬ 楊億，晉人，自比八角磨磬。

作法

第一段爲全篇總冒，先引孟子知言之說，以明題源，連用三轉，文境便多曲折，再用開合法作結。

第二段爲全篇主要文字，第一第二小段用「斯人也，非……者與」作文眼，第三第四小段用「其

爲言」，「性情之……夫人而知之矣，斯人也」，「作文眼，第五第六小段用「其爲人也」，「蓋……之

人」，「故其成不足稱也」，「作文眼，第七第八小段用「性情……者」，「爲可惜耳」，「作文眼，第九

第十小段用「有人於此」，「此性情……之人也」，「固不當以」作文眼，第十一、十二小段用「有以……爲得計者」，「蓋不能……之故也」作文眼，第十三小段用至若作接筆，先提兩種人性情，故作鄭重筆墨，再用「狡猾之人也」，「陰險之人也」同樣筆法作結。此十三小段中，各有獨特之處，細玩文旁附註，自能明白。第三段是總結，連用三轉，文意遂遠，文境亦較高。此種文題，第一要意思好，見地高，前後安排，要散中見整，筆致雄健，文氣旺盛，方不拖沓，方不沈悶，論其要訣，一在文眼，二在接筆轉筆，字有字法，句有句法，段有段法，篇有篇法，匠心獨運，不落陳套，方足以當文章二字，此本是作文之高一層說法。此篇每兩小段一換筆法，較易學步，但論文格，已不及致曲觀人兩篇之高，學者細爲比較，自知同是一篇文字，所下功夫有深淺，所化精神有多少。

# 觀人

觀人之術，儒家言之審矣。頓筆自江湖食技者，竊其緒餘，益以附會，以此取媚人世而

其術遂陷於左道，淪爲九流。其術而既卑矣，後之學者，故羞稱之。轉稽之載籍，若論語

若孟子若左傳，猶獲見觀人術之一二，而荀卿子獨爲非相之說。轉古之言觀人者，或

主行爲，或主語言，或主顏色，有以眸子瞭眊觀人者，有以聲音笑貌觀人者，亦有以

思想生活觀人者，而王充且有骨相之說焉。古人有言，知人則哲，余述所知，不惟諗

同好之爲，亦聊以促學者之注意，各出心得，共事梳理，則失傳數千年之觀人術，其

或有重見光明之一日與。

神情緊張，行動急促，一事之來，力求速成，偶當煩劇，遂覺張皇，其氣似牛喘，其類

流泚珠，不安之情，昭然若揭。以性情燥急，故不能忍，亂謀僨事，往往有後悔而不及

者矣。夫其才固猶人也，其識固猶人也，而食果如斯，燥急之爲禍，亦烈矣哉！禿接法神情寬



緩，行動遲鈍，事無巨細，力求拖延，何謂緩急，何謂先後，雖明知之，而不重視之。火燃

其眉，時不我許，猶復泄泄沓沓不肯急起，卒之爲事勢所迫，而侷促不安之狀，不能

轉入狀貌

復掩，斯人也，面貌純厚，目光安定，言其氣度，未嘗不恢廓也。以性情遲鈍，故不能振

禿接法

坐失時機，夫亦大可憐矣。雙目炯炯，神光逼人，英爽之氣，盎然於面，其於人也，無貴

文眼

無賤，無新無故，神情豪邁，舉止自如，面形長方，而皮甚緊密，作圓形者，肉堅實如栗

起，可以情動，可以義感，而不可以巧言令色惑。既動之矣，既感之矣，則肝胆相與，不

緊接法

計利害，千金一諾，豪俠之氣，亢爽之象，蓋有足多者矣。性情剛毅者，則又異乎是。目

文眼

光英銳而沈著，狀貌幹練而倔強，其於事也，未決則深思默慮，人言不爲動，既決則

排句二

意志堅強，險阻不能撓，靜若畏葸，動若風發，常人之所不能忍者，彼能忍之，常人之

排句

所不能當者，彼能當之，其胆壯，其氣沈，其志大，而其嘗苦亦特多，故其面貌瘦，血色

起下文

少，風霜之跡，歷歷然矣。世有人焉，濃眉如帚，圓目如球，不知諂媚，不肯取巧，而有時

轉

公然偷懶，不知繩墨，而尤以守繩墨爲苦，舉止椎魯，思想簡單，一怒一笑，渾忘形骸，

人咸笑其粗野，而亦愛其天真，一旦爲義勇所動，則赴湯沸，蹈白刃，利不能誘，威不

能脅，天地之正氣，往往鍾於斯人。然而璞玉未琢，成器尙遙，以視乎面作圓形，其肉

豐腴，氣度淵深，喜怒不過，舉止大方而拙鈍，目光溫順而凝滯之敦厚人，固不可同

日語，卽比之穩健人，目光和順而無銳氣，神情舒展而氣度從容，舉止安詳，不疾不

厲者，蓋亦有間矣。至若方正之人，與剛毅者似，又與敦厚者似，亦與穩健者似，然其

舉止遲緩而有分寸，面貌滯板而正氣儼然，有不怒，怒則不易息，其怒蘊於內者多，

宣於外者少，人或有不知其怒之爲怒者，而其不苟不和，獨行其是之精神，莫不興

高山仰止之心，孰敢干之以非哉！

夫人之性情，至不一也，觀人之難，千古同歎。聰明氣象，盡露於面，目光流盼，如珠

走盤，放言高論，顧盼自雄，或以爲才調橫溢，而不知其華而不實也。與人言，視上

於面，時或作斜睇，好攬人之見，加以臆說，據爲己有，居上則卑下，處下則陵上，好聞

人之譽己，而惡人之砭己，人或以爲亢爽剛毅，而不知其矜傲不馴也。舉止靈活，唇

薄善言，稠人廣衆之中，應對周旋，無不如意，與時俯仰，以調海內，對勢利之勝於己者，百端籠絡，對勢利之不若己者，亦能虛與委蛇，惟性情圓滑者能之。圓滑之人，固不足與言道義，立身處世，不知風骨，而論其人格，猶高出於雙目不正，善伺人意，唇極薄而不肯多言，繆爲恭順，而惟便私圖，忍受在上者之呵斥陵辱，而不或一聲辯之諂媚小人，蓋萬萬矣。諂媚之人，固宜遠而避之，勿使近我左右，而雙目如鼠，開合迅速，笑容可掬，而虛僞難掩之狡猾小人，可秦可楚，不知人格爲何物者，尤宜深惡而痛絕之也。雖然，諂媚狡猾之人，無才以濟其惡，故其惡不甚，自來權奸傾國，荼毒生靈者，蓋皆面色陰沈，皮緊肉薄，或且爲縮頸短腮，目光陰惡，喜怒不形於色之狠毒小人，許劭相曹操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權奸莫不有過人之才，惟其無德也，故過人之才，流於狠毒，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而國家爲其魚肉矣。至於賦性輕佻，雅好修飾，而修飾之果，適形其爲下流，狀貌俊秀，而目光流蕩，是蓋爲習俗所染，自甘墮落者耳。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合舉止狀貌以觀人，

附敘

引孟子語

引證作轉

轉

而曰我盡觀人之術矣，則毫釐之差，千里以謬，於是又有文字觀人之術焉。接筆信筆所

至，不事模倣，人之真性，見於筆端，我見其字體之先小後大，先正後草也，而其人之

不耐靜細工作，可知我見其字體之大小工正，先後如一也，而其人之小心謹慎可

知，我見其字體之寬緊不一，行列歪斜，先低後高也，而其人之才雖開展，不能經意

於小事可知，筆畫秀麗者，其人多清俊而聰明，筆畫瘦削者，其人多寒苦而困頓，筆

畫腴潤者，其人多溫厚而載福，筆畫倔強者，其人多剛毅而自信，筆畫沈著者，其人

多方正而不阿，書如其人，十九可信。字固如此，文亦有然，才調平庸，見理不透，觀察

不精者，則文思枯窘，篇幅簡短，雖文從字順，而滿紙陳言，絕無創見，苟其人有思想，

能分析，能綜合，理解透澈，足以當計畫之大任者，則其文條分縷析，頭緒清楚，題中

精義，抉發靡遺，或有人焉，文氣旺盛，氣盛言宜，大開大合，卓爾如有所立，此才調橫

溢者也，或有人焉，文氣渾厚，雖不流暢，而有淵然之光，溫然之色，此忠厚仁慈者也。

性情固執，剛愎自用者，文必倔强而奇特，思想有餘，才力不足者，文必流利而柔弱。

而文筆開展，氣宇堂皇者，泰半爲富厚之士，讀其文，如見其人，引證作總束，古人有言言爲心聲，

文字之於言，尤其精者也，此可以深長思矣。

我而欲知其人之學問何若，才能何若，經驗何若，則有問題觀人之術焉。就其工

作性質，叩以實際問題，而能曲折詳盡，步驟分明，知其困難，及其所自，因應有方，結

果可卜，有理由，有方法，有過程者，其心得蓋有足稱者矣。反筆作接筆苟其人有學問而無經驗，

則就其工作性質，叩以學習之書，精義何在，要點何在，讀書得間，乃能探驪獲珠，有

真經驗者爲能人，有真學問者亦能人也。轉接法然而經驗與經歷不同，觀人之術，亦有賴

乎經歷者，工作數十年而不去者有之，三年一調，五年一更者亦有之，恆心之不同，

此至堪注意者。一種人久於其任而位不升遷，而心無所得，直平庸之人耳，曷足貴乎！又一種人更調

雖多而職位日高，其去也出於自動，爲之上者，一再慰留而不獲，其未去也，固嘗有

所建樹，則其更調之頻繁，正是以表示其力求向上，良禽擇木，能不寄以同情！彼個

強不受命，或工作不努力，或操守不可信，或缺少團體生活習慣，而屢遭擯棄，漂泊

無定者，又烏可相提並論之哉！轉筆作遙接是，進一層然而更調既多，工作性質亦隨之改變，前後經驗，各成片段，開雖曰多才多藝，合而其才有限，其藝有限，開經歷多矣，合而可取者少，合詩云采葑采菲，開無以下體，其斯人之謂與！

人才之難，另起法

於今爲烈，專家之中，時雜南郭，舉例砥砢混玉，別之宜審，合則設計觀人之術

尙焉。會計專技也，而亦專學也，革故鼎新，著手有自，若者爲賬冊之機構，若者爲會

計之手續，按圖對比，轉一而矛盾以顯，轉二而缺點以明，知其然而又能知其所以然，轉三而又能

知其故之若何革，而新之若何鼎，再用提筆望也聞也切也，診斷之過程，運用之妙，存乎

其人，能診斷者乃能處方，合由設計能力之高下，而其人之才不才分焉。夫如是，總束雖欲

濫竽而情見勢絀，開雖欲混玉而自慚形穢，合則虛名固不能欺我於萬一也。應上文

揚筆作總

夫觀人之的，在得其性，得其品，得其能，得其才，得其學，得其經驗，茫茫人海，我將

安適，合惟有於其狀貌舉止文字別其異同，而又參之以問題，參之以經歷，參之以設

計，以多方爲驗，以多驗爲決，則我之於人也，其數一二三四是矣。開或有病我說之鑿

者，曾不知明衆甫，在乎閱衆甫，老子之言，顛撲不破，我之言，非苟焉已也，蓋有所試矣。

詮註

①非相篇，見荀子卷上第五篇。

②骨相篇，見王充論衡卷上第十一篇。

③泚，就是汗。

④渾

忘形骸，就是忘懷一切。

⑤高山仰止，就是萬分敬佩。

⑥以調海內，就是調和大衆的情感。

⑦探

驪獲珠，就是得其要領。

⑧良禽擇木，就是擇人而事的意思。

⑨葑菲之詩，就是取長舍短。

⑩南

郭濫竽，就是南郭先生濫竽充數。

⑪衆甫，就是大衆。

⑫有所試，就是已經試驗過。

作法

題目愈廣，著手愈難，布局不妥，文字非散卽板，此文著重於文局之安排，一求曲折有奇致，二求

文氣雄厚，三求脈絡分明，四求變化無定，而造句用字純取自然，純不雕琢，第一段是本篇序文，以起

筆作頓，文境寬舒，隨即用暗轉，以而字作結筆，又用「……而既畢矣，」「稽之……」兩轉，先提載

籍，再提內容，各以而字特提王充與荀子，文分兩層寫，便覺紆回有致。再引古人言，伸述作本篇之意，

以「不惟」「亦聊以」分深淺兩層寫，則字一結，直應起句，本段文字，自成起訖。第二第三段爲本

篇精義所在，第二段是直起法，少寫狀貌，多寫舉止，「以性情燥急，」與下文「以性情遲鈍，」相應，

是文眼，「故不能忍，」與下文「故不能振，」相應，是參差中見整齊處，第一第二小段是一種筆法，

第三小段寫性情亢爽人，仍用禿接法，布局獨具一格，而「其於人也」一句，却與第四小段「其於

事也」相應，亦是文眼。第四小段寫性情剛毅人，用緊接法，連用三種排句法，一種疊句法，文勢自盛，第二小段用「斯人也」接寫狀貌，第三小段用硬接法寫狀貌，而第四小段則用而字故字轉入狀貌，方法變化，故不呆板。第五小段用提接法寫粗野人，用「而」「而尤」「一日」「則」連作四轉，再用然而轉入第六小段，第六小段用「以視乎」三字作開筆，寫敦厚人，成爲一長句，又用「卽比之」三字作合筆，第七小段寫穩健人，亦成一長句，文氣更盛，第六小段「固不可同日語」與第七小段「蓋亦有間矣」相應，作文眼，第六第七小段都從第五小段一氣滾來，此布局之偉大處。用至若接寫第八小段，是寫方正人，先作申敘法，然而一轉，方入正文，而字一轉，特別推崇方正人，以慨歎作結。合八小段成一大段，頗有層巒疊障，千回百折之觀，其得訣處，是在文氣雄健，始終不衰，而線索分明，尤不可忽視。第三段提筆作總束，使文勢平靜，以便再作開展，第一小段寫浮華人，第二小段寫矜傲人，均以開合筆法作結，結筆是兩小段文眼。第三小段寫圓滑人，以禿接法起，結筆與他小段不同，第四小段寫諂媚人，第五小段寫狡猾人，由第三小段滾入第四小段，再由第四小段滾入第五小段，而第四小段在結筆點主句，第五小段則在開首卽點主句，第四小段用固字作開筆，而字猶字作合筆，同時而猶二字，與結筆蓋字相應，第五小段固宜二字與結筆尤宜二字相應，三小段打成一氣，文勢極緊，與上段以開合法，作奔放狀者，絕不相同。雖然二字作開筆，合諂媚狡猾兩小段，逼出第六小段



來，特提才字爲骨幹，以德字作反襯，引孟子語作結。第七小段是附筆，文極簡單，旨在使文氣由煊爛歸於平淡。第八小段是上文總結，用引證起，同時起下文，而上文所述不過舉止狀貌兩端，於本小段點出，是畫龍點睛法，而曰二字與於是二字相應，於是一句是承上起下，第九小段是寫相字法，第一節以我見二字作排調三種，第二節以多字作疊句法，連用多字六個，書如其人一結，度入相文法，成爲第十小段，本小段分爲五節，第一節禿接法起，以則字斷，以雖字開，以而字合。第二節以苟字作反接法，以則字作轉結，第三第四節都用「或有人焉」作提接法，以「此才調橫溢者也」此忠厚仁慈者也，「兩節結筆結文眼。第五節又用疊句法，連用兩個必字，一個而字，文境與第一節不同，用「讀其文……」先結第十小段，再用引證總結第九第十兩小段，與上文「又有文字觀人之術焉」句相應。文與字相人，本可自成一大大段，就布局論，亦自成一格。第三段是寫問題相人，而以經歷相人爲附，布局大體，又與以上相異，以開接法起，以苟字作接筆，然而作轉接，度入經歷相人，先提出久任，更職兩種人，對於更職人分兩層寫，以「其去也」「其未去也」兩句作文眼，又轉出偏強革職一種人，乃用然而二字轉入更調職務之人，亦須加以注意，是又一種人，不當但視其去職之是否出於自動，是進一層說法，文境曲折，前所未有，引詩作結，側重進一層說法。此結筆之不同者。第四段用另起法，側重專家，提出設計相人之術，此段獨用舉例法，三轉一提，用「夫如是」「三字作總束，用開合法

作結，結語直應起句。第五段是總括全篇，文意本極簡單，末用開合法作結，直應本篇首段「余述所知」句，亦是伸說余所知之由來，文心自信尙細。

# 不朽論

古稱三不朽，立德爲上，立功次之，立言斯下。然而難言之矣，德必若何，斯能不朽？

且所謂德，個人之道德與？澤加斯民之德與？抑二者兼之與？自來真能以立德不朽

者，果何人哉！而且時代演進，德之爲德，義亦有異，我將選何德以立之與？以立功爲

不朽乎？則所謂功者，指社會與？指國家與？指天下與？標的不明，功過難定，標的卽定

矣，而何事爲功，何功爲不朽？而且蓋棺而功過不定者有之，今日以爲功，而他日以

爲過者有之，今日以爲過，他日以爲功者亦有之，自來真能以立功不朽者，果何人

哉！世界思潮，未必合一，或甲或乙，趨向有殊，立功之難，於今爲烈。以立言爲不朽乎？

則所謂言者，果何言哉？同是言也，或以爲至正，或以爲邪僻，放諸四海而準，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者，必無是言也。而且世之立言者，十九得一察以自好，一若我之所

有爲不可加矣，又孰能合天地之純，而爲至當不易之言？自來真能以立言不朽者，

直起法

進一層

再進一層

再進一層

結筆

分承三

分承一

結筆

分承二

進一層

進一層

結筆

果何人哉！此三不朽之說，不可恃。既若是，我而欲求不朽，其將奚自？或曰：宗教家主

靈魂不滅，此不朽之方也。雖然，靈魂果爲何物，不滅於何徵之？或曰：生物學家主子

孫，縣延爲不朽者，則有生之物，皆不朽矣。我之不朽，與萬物等耳，曷足貴乎？

我以爲天既生我爲人，宜有爲人之精神。有生之日，爲社會，爲國家，爲民族，爲人

類，盡心盡力，既竭我心思焉。既竭我材力焉，必有所成就。凡此成就，或爲排除其障

礙，或爲剏造其幸福，去其所惡，與其所好，論其性質，固有積極消極之分，而盡我爲

人之責任則一。宜若南畝然，或芸其莠草，或植其嘉穀，彼此相需，且以相成。我力宏

則所成多，我力薄，則所成寡，以此爲的，則彭殤同壽。畢生不貳，則我身有死亡之日，

精神無滅絕之時。故我之不朽，非以我之立德也，非以我之立功也，非以我之立言

也。蓋在我之精神耳。我之不朽，非求靈魂之不滅也，子孫縣延也，我名之有述也。蓋

在精神之長存耳。世界之進步，爲人類精神之結晶，世界不滅，我之精神不滅，我之

精神不滅，則我其永永不朽矣。彼以小我提出於世界集體之外，惟求小我之不朽

者，井蛙而已矣，夏蟲而已矣。即能爲有時限之不朽，其值至小，即能爲無時限之不朽，亦不過燭火之微光，而況真能遂其小我之不朽，千不得一，其亦徒成爲心勞術絀者耳！

詮註

①放諸四海而準兩句，就是立說爲全世界公認，幾百年後，還是大家公認。②得一察以自好，

就是得其一端，自以爲是。③合天地之純，就是合於天地間的真理。④井蛙，就是井中之蛙，所見

極小，不足與語天。⑤夏蟲壽命極短，不能活到春天，不足與語冰。

作法 第一段用直起法，分論古人的三不朽，三承筆法，起結相同，結筆兩開兩合，仍不作斷語，是題前

之文。第二段用我以爲三字緊接上文，伸述應盡人的責任，一面排除人類障礙，一面創造人類幸福，在個人不求肉體的長生惟求精神的不朽，彭殤原是同壽，接著用故字總結，纔應上段三不朽之說，連用兩個蓋字，一點再點，正反輕重，十分清楚，再用彼字作反筆作結。本篇曲折開合，絕不用平筆，意多言賅，青年讀此，不特明白簡寫方法，且對人生觀也得到一個明確的觀念。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出版

修養國文(第二冊)

定價國幣二元

外加運費函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著者 趙宗預

發行人 李煜瀛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派  
書



省北師院圖書館



000000592345

.8

2

學院圖書館

北臺